

Sāsanārakkha Newszine

News and views from Sasanarakkha Buddhist Sanctuary, a special project of Taiping Meditation Society

通讯录第四期2004年11月护法苑是一项由太平智慧禅教会成立的特别计划

护法

3. 长期目标、短期需求



28. 发展路上的成就感



34. 佛法，洋溢在护法苑

待播的种子

“花冠，是由一堆花开始串起的…”。同样的，一棵耸立的树也是从种子的散播中开始成长。

在出家生活介绍课程（IMP）即将开始进行前发生了一件颇不寻常的自然现象。见到这件事的人都感到非常神奇而惊讶。似乎为出家生活介绍



课程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激发了某种宇宙能量而让住持办公室前的斜坡上的大树都突然冒出了许多枝桠来。大树巍然耸立于群树之中而不为四周的绿丛所遮掩，而其上则挂满了红彤彤的苞片。一簇簇长成四片状的苞片似乎在等待着展翅远扬，让风把种子散播出去。



2003年11月25日，护法苑的僧人开始培育他们的种子。九位年龄介于16至49岁之间的参加者报名参加出家生活介绍课程。他们包括了学生、消闲业的执行员

主编的话

在编辑这一期的《护法》的过程中，翻译及校对的工作或许都有点因经验不足而吃紧，但对护法苑护持正法的努力开始获得了进展，法喜已足以补偿一切。

随着时间的演进，护法苑的软体、硬体都渐渐趋于完善，这是细细品阅《护法4》的文章时读者可以体会到的事。发展路上的点点滴滴，一一记录在案的文章包括了《发展长路上稳健的另一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发展路上的成就感》等。

这一期的《护法》有好几篇文章所记录的是有关护法苑的第一位沙弥的文字。这包括《出家》，《护法苑的剃度日》，《Balacitta尊者访谈录》等。

护法苑过去的一年里的另一项里程碑是举办了出家生活介绍课程(IMP)，《护法》理所当然的少不了这方面的文章。这包括两篇的IMP学员心声，《待播的种子》及《出家生活介绍课程(IMP)的评估调查》。

这期的护法，我们也翻译了奥智达尊者及Kumara尊者的几篇重头文章。导师的话《从零三到零四》，《长期目标、短期需求》谈到护法苑的现在及未来。Kumara尊者有两篇文章，《与一位出家人的对答》谈到了他出家的因缘。在《上座部佛教的狮子身上虫》，尊者讨论了一些大家都关心的上

座部佛教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发人深省。

其他的文章包括了志工人员、参访者的文字记录，以及护法苑所进行的一些特别活动的报告。读者可以从这些文章分享到护法苑的护持者及其参与者所闻所思的声音。

《护法》是护法苑的中文通讯录，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翻译自2003年6月版及2004年1月版的英文通讯录*Sāssanārakkha*。比起上3期的《护法》，这一版的原中文文章多了几篇。希望接下来的《护法》中我们将可以看到更多原中文文章的出现。

翻译文章不算容易的事。翻译小组的成员花了不少功夫尽所能不偏离原文的原意把文章一一翻译为中文。我们的其中一个希望是让纯受中文教育的护法者都能从《护法》中了解到护法苑的发展概况，也同时感受到护法苑众僧侣为护持正法所力行的种种言教及身教。尽管有些文章的中文版较其英文版的原文迟了近一年才在这里刊登出来，但这些文字所记载的自有其价值与意义，至少可以为中文世界提供多一道了解护法苑的桥梁。

我们真切的祈愿护法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发展得更好，《护法》通讯录也继续做得更好。

袁添亮 合什

22/8/04

2004《护法》第4期华文组

编辑 袁添亮

助编 徐慧妮

翻译 袁添亮、徐慧妮、纪少芬、吴贞蓓、Yong Soon Kong、温绮雯

校对 伍淑冰

特别致谢 Kumara尊者、奥智达尊者、何德伦、吕绣菲、林丽芬、林瑞云

摄影 Chen Sew Kian, 张东良, 徐慧芳, Chu Chee Keong, 朱茂平, David Chang, Goh Keat Soon, Jeff Oliver, Law Hwee Ming, Lee Theng San, Lim Chin Oo, Lim

Hock Eng, 林丽芬, Mabel Liew, Nathaniel Osgood, Ong Chin Cheong, 陈福南, Tan Sheng Chai

排版 朱茂平

若您对护法苑或《护法》通讯录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您随时联络我们。我们也欢迎您以中文给《护法》投稿。来稿请寄以下地址：

电邮 office@sasanarakkha.org

地址 《护法》编辑 c/o 28 & 30, 1st Floor, Jln Medan

Taipung 4, Medan Taiping, 34000 Taiping, Perak, Malaysia.

传真 05-8084423

电话 05-8084429



长期目标、短期需求



作者 奥智达尊者

译者 袁添亮

根据经典、历史及逻辑，佛法只在僧团成员于佛法的学习 (*pariyatti*)、实践、(*patipatti*) 及证得 (*pativedha*) 上一一俱足之后，才得以兴盛；这些素质都只在相互扶持及互惠互利的僧俗关系中才得以孕育出来。

当护法苑的开拓者为佛法久住而制定培育受训的出家人的长期计划时，他们也了解到在家众护持者的短期需求。这可从护法苑的宗旨及条款中窥见一斑。其中的一条附属宗旨 (*OBS 2.1.0(e)*) 言明：

建立及操作一处修禅中心，以推动设立具健康精神、心理及生理的社区服务

这一点也在在护法苑的计划的考量之中。在第三期发展计划下，受训的出家人被安顿在散布于界堂及共用设施附近的溪边、山谷中比较隐蔽的僧舍里。僧舍依森林及优美的溪流毗邻而筑，让具有探险精神的僧人融入大自然中作密集禅修。这些地区在发展完成之后只保留给出家人。

靠近法苑大门入口处的是公共或半公共建筑物，如行政楼、志工宿舍、佛台、四大天王神龛、住持办公室、禅修导师僧舍及大长老僧舍。第四期计划里将建在这地带上的建筑物及设施，包括了一座多用途礼堂、客人宿舍及康复宿舍。

这些专为禅修中心而设的设施特意建立在地势较低的山谷之中，以便与出家人的私人住宿地区隔开。我们希望把禅修中心的管理委托给专职的佛教人员负责。他们将负责安排来自各个传承具备资格的导师全年或在有应求时教禅。这样，培训出家人的长期目标及提供社区服务的短期目标便可以各自独立地同时进行。

唯，时至今日，虽然所提供的僧舍都一应俱全，本地人对这培训出家人的课程反应冷淡。在七个已建竣的僧舍之中只有四个是常被驻用的。这现

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是第三期建筑工程施工时不断发出的噪声，而这也是我们尚未开始招募来此驻寺结夏安居的僧人的原因。

对我们有兴趣的倒是以外国人为多。但是基于对能否取得足以让他们完成僧人培训的签证期限的担忧，我们都得婉拒他们。虽然如此，自法苑创办以来，已有不少德行俱足的外国出家人都以参访僧人的身份到此住过。

为了召募到法苑受训的出家人，许多怀着善意见解的佛教领袖都建议我开办短期出家课程。他们认为举办这类广受欢迎的课程是有效果的，至少可以为将来播下一些种子。所以，看来随着在2003年末第三期工程竣工后，我们将再创立另一个“第一”，即为期两个星期的出家入门课程。符合资格的年轻人将得以在“森林之畔、溪水流经之处”一尝佛法、禅修及出家生活的简约、清净的滋味。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所接收的人数也将有限，或许将不超过十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具探索精神、体格健康、可以以英语沟通、并有意愿尝试另一种形式的生活方式的年轻人，请留意进一步的详情！

一些护持信众常提出在这里进行禅修营的意愿。至今为止，我们都基于设施不足的理由而婉拒了。然而，到了2003末，这短期的需求都将得受理，尤其是作为长期目标的僧人培训人数仍然没有增长。

换句话说，那些本来是专保留给出家人的，到时或许都得暂时誊出来与在家禅修者分享，直到情形有所改善为止。我们的护持者有权使用那些他们所赞助并协助维修，但却没被充分利用的设施。

英文原文刊于2003年6月版的 *Sāsanārakkha*。

关于一位僧人的常问问题

作者 Kumara 尊者
译者 袁添亮



经过住持的敦促以便为有意出家的人写一篇利于他们的文章，Kumara尊者决定就将关于他出家前后的过程所最常被问及的问题一一作出解答。

出家四年以来我常被问起有关我出家的问題。一些问题被问得太多次了，有时我真想把对这些问题产生好奇的人全聚集在一起，一次过给他们作出解答。

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由吗？这的确是我原本的主意，但还有比这更好的原因。阅读这篇文章里的上榜问题及我的答复，你就会明白。

常问问题之一 你是怎样决定要出家的？

这决定可说是突然而来的；但它却是经过一番累积起来之后的结果——有些如内观禅的洞察智慧一样。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常因阅读到小孩子参加短期出家计划的报导而感被吸引。或许这是一种宿世的因缘吧。然而，由于缺乏与任何寺庙的接触，我从没参加过任何短期出家。

我对佛教的兴趣在15年之后进入大学时重新被启发。由于一些佛学会的朋友，我投入了佛教活动，并且很快的同意在哥打丁宜寂乐苑参加一个由舍弃我尊者(Rev. Sujiva)所主持的七日密集内观禅修营。

禅修营的参加者在八打灵的Buddhist Wisdom Centre (佛教智慧中心)接受营前速成训练课程。其中一位辅导员陈思楦说过一句到现在我还记得相当清楚的话：

如果你很严正地想成为一位修禅者，你的生命里只有四种选择：

1. 出家为僧
2. 保持单身
3. 跟一位禅修者结婚
4. 跟一个可以令之成为一位修禅者的人结婚就这么多。没有第五个选择。

这么讲，你是否觉得太严重了一点呢？无论如何，当时这可彻底地启发了我。我绝对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唯，出家的念头并没有具体化。

我带着满怀受激励的心参加了那禅修营，并且也蛮精进的修行。在那七日的尾声，我心里想：“这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的一周！”我对三宝的信心默默地迈进了一大步。

当时一些舍弃的念头显然有升起，比如说放弃一些奢侈的生活习惯。我由于深陷于这样的念头而难以安心修禅。当时在那里当佛教志工的何德伦就成为了我倾吐这圣洁念头的受害者。后来我才晓得这情形都是初学者所常患上的一般问题。总而言之，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经作了一个基本上的转变了。但当时我还未确知它的去向是何方。

亲近有修行的僧人或许是影响我作出出家决定的最重要因素。我最主要的禅修导师舍弃我尊者赞叹出家人的生活，并且鼓励我出家。他好像是对每一个接受面谈的修禅者都说过同样的话。

我也亲近过其他好僧人，如苏哇诺尊者、Visuddhacara尊者（已还俗）及Nagasena尊者，同时也深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吸引。当然，这将意味着没有电影、没有录影机、没有音乐、没得随时随意吃东西、没有女子等等。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必照顾妻子儿女、不必缴所得税、不必买房屋汽车、不必清还债务及帐单、不必为钱而烦、不必购物买

衣…多么美好的生活啊！

虽然我还不曾与这些世俗的负累严重地纠缠在一起，但这样的实例这四周里多得是，例如我的父母。我看到了并不喜欢，太令我感到厌倦了。所以，有机会从这些负累中脱离出来，而把全副时间都投入在与佛法有关的事情上，是我想到就觉得非常欢喜的事。

出家的最后决定是在我大学最后一年时在颇意外的情形下作出的。虽然我选择了教育专业，并认为当教师是我所想要的，但心里还是有些隐隐的不明确之感。

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一套职业辅导的软件。它里头有份互动的问卷，为找出最适合我的工作，我把问题都一一作答了。当时我希望测试的结果是适合当个教师，从此就把事情做个了结。我越来越厌倦这种不能决断的情形了。

结果是什么呢？我忘了。但肯定不是当个僧人。无论如何，印象中我对结果并不满意。所以我就在软件里头再钻，恰巧就碰见这么一段文字，它是这样说的：

想象你的生命随波逐流，然后就到了生命的尾声。当时，你开始回想你是如何渡过这一生。现在，请反思：你倒希望你是怎样渡过你的一生呢？

我心中就立即地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我倒希望渡过一个僧人的生命…而朝着觉悟的道路走去。”我对自己的反应有点惊讶。

“我倒希望渡过一个僧人的生命”。这句话反复萦绕我心中。我深感惊讶。这就好象是个顿悟。

“这就是我希望这一生要做的事：出家为僧。”觉得再也

有其他有价值的选择了，其他的都没有意义了。我脑海里没有丝毫的犹豫不决。我已经“卖了我的灵魂”给三宝了！

这就是我决定出家的经过。怪不怪呀？有谁会想到一分从互联网上下载的职业辅导软件竟然会成了我的天使？

常问问题之二 你的父母没反对吗？

有，他们绝对反对。事实上，当我母亲得知我要出家的意愿时，哭得呼天抢地；当我父亲得知他哭得那么利害的原因之后，就叱责我，讲我弄妈妈哭了。

当时我都还没有向他们请允呢，但很明显的，那绝对不是恰当的时候。所以，我建议说：“好吧，好吧，我们暂时把这事放下，现在先不要再谈起了，好吗？”感到自己满身蚁，作为权宜之计，我很乐意的把事情先搁下。

由于当时他们对三宝的信心还是很薄弱，我知道他们是不能好好的面对我要出家的意愿的，但我总需要做个开始。这毕竟是我们都必须走过的一个困难时期。

常问问题之三 你如何获得你父母亲的允许呢？

一如大部分的僧侣及有心要出家的人，双亲的允许经证实是最难以满足的条件。

让我先解释这点。当一个人要加入僧团时，所集合的僧团里的一位成员就会问他是否有双亲的允许。要是他没获得双亲的允许，并老实相告，僧团里的僧人依然为他授戒，那么在集的每一位僧人都犯了毗尼戒。若他说“有”，他则是说谎。

在上述的那两种情形之下，

授戒都不算完善。我本身从来都不喜欢这样的情形发生，所以我就等。在这期间，我尽可能善用各种机缘慢慢影响我的父母，让他们对出家有比较正面的看法。批准的印章终于到来了，那是我向他们透露出家的意愿之后的一年半。

当时正值1998年的经济衰退时期，我的父亲陷在经济困难的泥沼之中。我在厨房跟母亲谈论着我们的情形。我仿佛感到时机到了，所以这么说道：“妈，如果我继续以这方式渡过生命，我将会很遗憾没有过个出家的生活。”

“如果你对在家生活感到不开心，我们是不应该阻止你的。”她说。

我不知如何接口，愣了一会之后，我就向他致谢。

“虽然我让你走，”她补充道，“我是怀着沉重的心这样做的。”

“我知道。”

过后，当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他也没有反对。他们似乎已经预计到，我迟早会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请求的，而他们也决定了答允。他们真的很伟大。

我出家之后，我的父母都成了更好的佛教徒，并且在寺庙里也更加活跃：他们出席佛学讲座、参加静坐班、义务服务等。我早就知道事情是会变好的。

常问问题之四 怎样才知道一个人已经恰时出家了？

当第一次被问到这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晓得如何回答。我试过向其他僧侣提出同样问题，他们也是一样茫然。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自问过这样的问题。当你想出家的时候，你就出家嘛。还有些什么恰不恰时的？

我们最后同意给这么样的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自从确立了成立佛教比丘尼培训中心的概念后，各方面的努力也就如火如荼的展开了。让我们在此与你分享这个振奋人心的计划及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也望你能加入我们的行列，共同成就这计划。

2003年1月2日

两位驻锡在太平的尼师，释 *Khong Xing* 法师及释继哲法师，与来自沙巴寂静禅林 (*Santavana Centre*) 的开心法师到访护法苑。

1月7日

在八打灵再是的佛教智慧中心 (*Buddhist Wisdom Centre, BWC*)，*David Chang* 向奥智达尊者捐献10台电动工具及其他周边配套给护法苑的车间。

1月9日

护法苑的场地员工使用 *David* 所捐赠的工具在界堂水池的混凝土交接处开槽，以胶质密封剂填上，好让水池更能防漏。



朱秀花师姐将其 *Honda C-70* 型电单车捐献给护法苑。电单车由我们的护持者之一，*Hock Soon Motor* 店的阿 *Thai* 作了一番大检修后送到护法苑。秀花师姐一知道我们需要用到它，马上非常欢喜的把这辆已经放置在 *BWC* 好久的电单车捐出。

1月11日

Edwin Lim 与太太 *Shirleen* 到访。在视察了戒堂天花板因蛀虫而造成的蛀洞之后，他建议利用铝片来把他修好。到了2003年6月就能晓得他能否赞助这项计划。

1月13日

我们的森美兰州代表，*Stanley Chen*，及一些 *Buddhist Mis-*

sionary Society 加影分会的会员把 *Kumara* 尊者从他们的会所载回护法苑时顺便进行访问。

1月14日

David Chang 所捐献的DIY式装载电动工具的塑料抽屉送抵。

1月20日

星报记者 *Ms Ong Ju Lin* 与奥智达尊者作访谈以撰写一则关于马来西亚佛教僧侣的专题。

1月23日

在给戒堂水池注水以测试胶质密封剂是否已成功发挥其效用前，场地员工动用由 *David Chang* 捐献的 *Lavor* 喷水清洗器清洗戒堂水池。又一份由 *David Chang* 捐赠的礼物，*Bakita* 空气压缩机送抵。

1月25日

我们的第一财政主任 *Eng Lai Hi-ang* 捐赠了一架 *LBP 810* 佳能牌雷射打印机以取代在2003年1月3日被一只壁虎造成短路的 *HP Laserjet 1200* 打印机。

1月26日

马年即将结束前，捐赠如雪花般飞来。最新的捐赠来自 *Lim Ewe Seng*。他送来了一只口径一尺、深4尺的木磬。这木磬是他用 *Cempedak* 木干所雕出来的。不晓得羊年的来临是否也将带来更多的赠品？



2月1日

农历新年。护法苑的僧侣到太平智慧禅教会接受供养。奥智达尊者参照《*Tamotama* 经》（《增支部4.85》）开示《吉祥经》（*Mangala Sutta*）。

在护法苑的戒堂里，布萨仪式（*Uposatha*）后，奥智达尊者向众僧侣讲说了有关佛陀对僧众间依长幼资历相互尊重的关注。

2月4日

*Soo Kian Hin*博士徒步走上护法苑巡视他所建议进行的基线鉴定工程。

2月8日

*Soo Kian Hin*博士又到来为一座拟议中的户外花岗岩桌子周围的安全边石及基脚的施工细节进行指示。

2月9日

*Ooi Teow Keat*捐赠一套分级锁头（*hierarchical locks*）给露天佛台处的蓄物橱。



2月13日

*Tik*尊者与*Phra Sunthorn*尊者于午间到访。

*Varadhammo*尊者（他累积了12个结夏安居期的资历，而且是马来西亚少数几位印度裔僧人之



一）和*Guttapala*尊者（他累积了6个结夏安居期的资历，在护法苑渡过最近一次的雨安居）今日抵此小住。

2月15日

*Kumara*尊者在华联小学（2）的电脑室为护法苑管理委员会主持了一项应用MS Word软体的工作营。

2月17日

Dhammasiri 大长老、*Vinita* 长老（两位皆来自斯里兰卡）及舍弃我（*Sujivo*）尊者（来自马来西亚）来访，并与奥智达尊者进行了谈话。

2月19日

护法苑的护持者电工*Ah Heng*带*Ong Mei Ni*来访。*Ong Mei Ni*是*Tokai*有限公司的销售与计划经理，他到来为护法苑现在及未来的第三期建筑物的防雷系统提供咨询。

2月21日

*Kuan Yuen Pen*的家翁往生。护法苑的僧侣为此受邀到她的住家进行托钵。她为护法苑募捐小组的成员之一。

2月23日

*David Cheng*捐赠一座电池充电器及一台小型机器锯给我们。他也带来了由*Eng Lai Hiang*所送的一些植物。*Edwin*及*Shirleen*捐赠了一些文具。

八打灵养生功中心的*SC Chow*师父及其8名资深弟子到护法苑来聚气。

2月26日

僧众到护法苑管理委员会第一发展主任*Wai Seng Moh*的家为他的太太*Jessica*（护法苑募捐小组成员之一）诵念《菩提支经》（*Bojjhanga Sutta*）。他因头部被掠匪致伤刚出院。

2月27日

*David Chang*及一班友人给护法苑捐赠了一把树篱修整器、跨接线（*jump-start cable*）及夹子、G型钳。

2月28日

在吉隆坡*Satyaloka*中心进行了一次第三期工程的会议。护法苑管理委员会的代表及建筑工程发展小组决定把工程合约交给*Tong Hup Engineering*有限公司。

3月6日

*Thomas & Betts Asia*有限公司于吉隆坡办事处的*Vincent Low*,

Tokai Engineering (M) 有限公司的 *Ong Mei Ni* 及 *Joanne Gan* 到来进行土地导电测验。他们将为护法苑提呈一份全面的防雷系统建议书。

3月10日

护法苑第三期工程今日开工把工地的地段标下界线。

3月11日

斯里兰卡的 *Rakkhita* 长老到此小住。

3月14日

Cattamalo 尊者与 *Samyamo* 尊者抵达以参与四大天王神龕的开光仪式。

3月15日

印尼籍的 *Thitayanno* 尊者在从缅甸经由泰国回程的途中于护法苑驻留数星期。

3月19日

Lim Poh Eng 带来几架早些时候由 *Computronix Enterprise* 捐赠给我们的桌面电话。

3月21日

Tong Hup Engineering 第三期建筑工程的承包商在工地地段划定界限，并正式动工。

3月22日

Kumara 尊者到太平的华联独

中给佛学会的会员开示，讲题是“业”。

3月23日

护法苑管理委员会在太平智慧禅教会进行第12次的每月会议。

3月27日

在一场午后大雷雨中雷电造成四件电涌放电器、电动门及奥智达尊者的电脑的调制解调卡损坏。

3月29日

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星期，护法苑的僧侣为了避开福建公冢清明节的人潮而暂时到九皇爷庙托钵。

David Chang 夫妇送来了一套行动焊接设备，四套可充电强力探照灯及两支电钻。这些都是由他们夫妇及朋友们所捐赠的。

3月31日

趁着假期到来义务服务的国民大学学生为住持办公室图书馆内的书本包书。

4月2日

Siah Chee Way，护法苑在珀斯的代表来此小住。他也为护法苑的第三期建筑工程提供他在电机工程方面的专业服务。

4月4日

Tejadhamma 尊者抵达护法苑并逗留3天。

4月8日

Kumara 尊者到 *Aulong* 去辅导 *Yeoh Kah Kheng* 表亲的岳父 *Mr. Ooi*。他因第二次中风瘫痪而陷入沮丧之中。

4月12日

护法苑的建筑工程发展小组组员到来进行场地视察。*Tan Buck Soon* (土木及建筑工程师)，*BL Tan* (机械及电机工程师) 及 *Kee Swee Aun* (建筑成本估算师) 不辞劳苦从巴生谷老远到来视察第三期工程。他们与黄建纵 (管理委员会第二主席)、*Siah Chee Way* (机械及电机工程顾问)、*Lim Tai Eng* (计划主任)、陈福南 (场地助理) 及三名防漏专家进行了讨论。

4月14日

Soo Kian Sin 博士到来视察第三期建筑工程的进行。

4月15日

奥智达尊者的旧同学 *Tan Thean Jin* 带了 *Gary Lau* 及友人到来商讨有关在拟议中于檳城乔治市建立的多层骨灰塔 (称为 “*House of Remembrance*”, HOR) 侧翼内设立佛教学院的事宜。

4月19日

一些从八打灵来的修禅者询问关于赞助2004年及2005年咖提那的事宜。奥智达尊者告知他们，护法苑现行的政策是把咖提那赞助权交给注册团体或非正式的群体，而不交给个人。

4月20日

护法苑管理委员会进行了第13次的每月会议。

4月21日



3月16日

护法苑四大天王神龕进行开光仪式。



人力资源部为管理委员的成员
举办了一项讲习营

不分主雇 这里只有一个 快乐大家庭

作者 林瑞云

译者 徐慧妮

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好雇主或好员工呢？身为雇主，你是否曾想过为什么某些员工未能全力以赴的把工作做好？身为员工，你是否曾不想上班，或者抱着马虎的态度对待上司及工作？

护法苑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当个好雇主的重要性，因此特邀人力资源专家Ms Kong Poey Leng为其成员主持一个讲习营。

Ms Kong是Premier Automotive Group的区域人力资源经理，同时也是活跃于吉隆坡与八打灵佛教界的知名人士。我们十分荣幸的邀请到她到来与我们分享她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深厚经验。

有关讲习营于2003年4月

19日下午2时30分在太平智慧禅教会举行。参与者包括了护法苑管理委员会成员（12名），太平智慧禅教会中央执委（2名）及怡保佛学会的两位访客。

Ms Kong与我们分享的课题包括：

- 如何成为一个好雇主
- 如何持续地激励员工
- 时间管理

她向我们讲解了阿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需求阶层》(Hierarchy of Needs, 1939-1943)一书所提出的人类的5种基本需求：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及自我实现（依重要性次序排列）。在西方的进步国家如瑞士、英国等，人们所首要注重的是自我实现这一个层次。而在马来西亚，人们一般上仍处于马斯洛理论中生理与安全这第一和第二级层次，这所涵盖的包括了基本需求，如满足饥渴、睡眠、安全的保障及脱离贫困等。

对一位管理人员而言，如何看待员工们的需求及为他们提供策励则是另一种人力资源技巧。

4月23日

Ananda Marga 瑜珈学会的导师 Acarya Lalitashwananda到护法苑来教导僧众一些利于守持不淫戒人士的瑜伽运动。

何贵伦来电告知，Gary Lau及友人对其涵盖佛教教育、培训及宏法策略的说明会表示激赏。他们乐于接受他的提议，但建议增添

Ms Kong指出，管理人员的看法认为，员工的10大优先事情为：薪金、花红、假期、退休、额外津贴及一般津贴、引起兴趣的工作、决策上的参与、反馈、培训、尊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员工把引起兴趣的工作，而不是薪金，放在首位！接下来是：决策的参与、反馈、培训、尊重、薪金、花红、假期、退休、额外津贴及一般津贴。

参与者被分成3组进行脑力震荡以列出他们认为最浪费时间的事。对很多不善于时间管理之道的人而言，《节省时间及浪费时间的事》的讲义是一份相当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我们从中学到了一点，即一位成功的管理人该晓得如何将其工作按优先次序进行安排、做事专注、审阅管理层及员工的期望，以及提供有创意的选择。

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场工作坊中获益匪浅。Ms Kong本来在下午5点半就得把课程结束以便出席另一个约会的，但却延迟到下午6点方能离去。这课程毫无冷场，要不是因为时间上的约束，它可能延续到晚上都还没结束呢。

善哉Ms Kong。谢谢您宝贵的分享，并引领我们通往雇主与员工间良好关系之途。虽然知道您工作忙碌，但我们仍殷切的盼望你再给我们多上几堂课。

英文原文刊于2003年6月版的 *Sāsandrakkha*。

一项必要的项目，即丧仪服务。

5月8日

奥智达尊者与其他僧侣到槟城去，并在玛兴达玛锡兰佛庙作了一场开示。

5月14日

卫塞节前夕。太平智慧禅教会在

在奥智达的邀请下，何贵伦(Hor Kwei Loon)到护法苑就拟议中由HOR骨灰塔出资赞助、设立在HOR侧翼的佛学院的计划作了一项说明会。出席的管理委员会成员都对他所提呈的计划的全面性、远瞻性及专业性印象深刻。奥智达尊者即刻致电Gary Lau以介绍HOR。



护法苑举行了烛光仪式。

5月15日

今天是卫塞节。太平智慧禅教会举办了一项特别的供僧会。Kumara尊者作了佛法开示。

5月17日

何贵伦到来与奥智达尊者及几位管理委员会成员就一项可以为佛教组织筹得款项的美妙计划及他将在槟城充当先锋队的佛教计划展开交流。¹

来自仰光Mahasi Sasana Yeiktha的Sayadaw U Candima、鲁乃修行林(Lunas Hermitage)和Kuala Kurau Meditation Centre的15位信众到访护法苑。

5月22日

我们的其中一位员工古玛带了他妻子来见奥智达尊者。她患上了肺结核，同时也怀有一个半月



的身孕。尊者为他诵了一些护身咒。

5月25日

护法苑管理委员会进行了第14次的每月会议。

5月27日

由一群马来西亚信众所赞助的20张床垫于今日运抵。

5月30日

来自怡保的Chan See Fatt到来欲见习戒子。他有意出家，但没获得父母的允准。由于他不会说英语或福建话，奥智达尊者建议他到以华语为主要媒介语的加影寂静苑(Nibbanarama)或许会更好。

6月1日

奥智达尊者从下午开始在Agga僧舍进行个人的密集禅修，为期六天。

6月5日

曾在北海武拉必的静修林(Vivekavana)守八戒的Tan Kim Chong, 又称Ah Seng, 到来询问关于在护法苑剃度为沙弥的事。过后他决定留下来住上几个星期。现在我们共有三位戒子了。

6月16日

Kuala Kurau的信众赞助了一些旧渔网以围成篱笆，防止野猪侵入。

6月22日

Dhammagaruka尊者、Guttapala尊者、Dhammapala尊者和Mahapañño尊者到访护法苑并驻留一星期。

7月5日

于昨日抵达的Chan Kheng Hoon (



来自怡保)、Lee Boon Chin和Lee Boon San协助美化界堂水池的景观。李氏兄弟之中一人为专业园艺家。他们耗了整天的功夫挖土、栽植、移动大石、搬动大型的盆栽植物以完成这工作。

7月13日

今天是护法苑历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戒子王振隆由住持剃度为僧。他完成了为期一年的戒子期而成为首位在护法苑剃度的沙弥。

他以沉稳与坚决的语调重复了剃度的要求3次后，正式由住持剃度成为僧团的一份子，法名Balacitta尊者。大约30人出席了是场以巴利语及马来语进行的仪式。

7月16日

Chu Chee Keong于昨日抵达护法苑义务工作10天。他被委任的第一项工作是为住持办公室图书馆的书本贴上标签。

7月17日

Kumara尊者及八戒守持者



(*eight-precept holder*) *Tan Kim Chong* 开始进行为期两周的密集禅修。同一时期，奥智达尊者则督导刚剃度的沙弥 *Balacitta* 尊者有关僧人律仪的事项。

7月20日

来自吉隆坡的 *Edwin Lim* 夫妇到来视察被蛀木虫侵蚀的界堂天花板。他们打算赞助其维修工程，以便赶上即将于2003年10月26日进行的咖提那仪式（给僧人供养僧衣的仪式）。

7月22日

行政主任张东良与家人捐献了一个 *Sunpod* 干燥储藏柜 (*Sunpod Dry Cabinet*)，以让护法苑的僧伽存放对于湿度高度敏感的电子配备。

7月25日

某位信众捐献了一台放大器及一对播音器给我们。

7月26日

Chan Kheng Hoon、*Lee Boon Chin*、*Lee Boon San* 和 *Loh Kian Hooi* 捐献了大批用作美化界堂水池景观的植物。

7月27日

来自泰国的4位上座部僧侣与50位来自槟城慈心社 (*Tze Xin Society*) 的会员（包括成人及小孩）到访护法苑作一日游。慈



心的会员给僧伽供养了资具，也给护法苑捐献了日用品。奥智达尊者为他们开示了《*Sangarava* 经》（《增支部3:61》）。

8月2日

今天是担任护法苑的行政主任一年有余的张东良在任的最后一天。谢谢你，你是一位一位充满责任感及热诚的员工，善哉！张东良将留在护法苑担任志工直到月尾，以便把工作顺利的过渡给新上任的行政主任 *David Chang* (来自八打灵再也)。

8月11日

两位年轻人，*Teo Chee Kian* 及 *Cheng Man Fai* 到护法苑守八戒，为期12天左右。这是 *Chee Kian* 第二次到访。上次他曾来此当过一段短时期的志工。

8月24日

来自十五碑 *Buddhist Missionary Society Malaysia* 青年部 (*Dhammaduta Youth*) 的小组到护法苑当志工，献上他们的一份力量。

护法苑的僧众将到 *Pokok Assam* 的早市巴刹托钵。尽量在每星期日的早上到太平市附近的巴刹及小贩中心进行托钵将是一项长期的活动。

8月26日

今天我们的行政助理和护法苑办事处的元老级员工徐慧芳在任的最后一天。她为护法苑的服务始于2001年6月。我们感激她为护法苑所作出的奉献，并祝她好运！

在护法苑当了数星期志工的马德昌将于9月1日正式替代她的位置。

8月30日

我们新到任的行政主任、他的友人 *Lau Chung Hung* 和他的弟弟捐献了两架剪草工具于护法苑。

9月5日

邻山的尼庵住持释 *Chee Ern* 法师带领了沙巴寂静禅林 (*Santavana Forest Hermitage*) 的开印法师，另外2位僧侣、3位尼师及数名在家众到访护法苑，并拜访奥智达尊者。



9月19日

除了每日的戒律与巴利课外，护法苑如今又加了一个学习项目，即每星期一次的经典讨论会。这讨论会与奥智达尊者于每个朔望日的经典开示有点不同。这讨论会可由任何一位僧侣提出要讨论的议题。

9月21日

来自砂劳越的 *Chen* 小姐及其友人给界堂捐献了两张砂劳越土产藤席。

我们的行政主任及友人捐献了一套 *DIY* 式工作台、一个4寸的台钳和一卷50米长的加固 *PVC* 塑料软管。



在檳城檀香寺的 “生与死”课程。



10月5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信众捐献了一架Bosch Art 23G Generation的剪草工具，以及一个12寸的螺旋桨通风设备予护法苑。

10月10日

今天是结居日(Pavarana day)，即护法苑僧伽雨季安居的最后一天。在结居仪式上，每位僧人正式征求其他僧人指出其差错以作出改善。

来自宜力Kampong Bong的Phra Wong尊者，在他前往乌鲁地南出席咖提那途中参访护法苑。在休息前他拜见了住持。休息过后，他与护法苑的戒子Ah Seng乘夜巴前往乌鲁地南。

10月17日

Metta Pharmacy的Tong Kok Chan捐献了一个可折叠的担架于护法苑。在发生紧急事件时，这是十分有用的，尤其是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典礼上，如咖提那庆典。

10月19日

奥智达尊者及Kumara尊者到檳城檀香寺去。奥智达尊者受邀为一项为期一星期的“生与死”的课程演讲者。

不具名的捐献者捐赠了两台的Senao SN-3118C对讲机，以作为办公室及场地助理之间的通讯之用。

10月23-25日

将出席咖提那仪式的客僧抵达

护法苑。他们包括来自檳城的Guttapala尊者及Dhammagaruka尊者，来自乌鲁地南Wat Pah Santi的Upahusu尊者、Dhampala尊者和Mahapañño尊者，来自吉兰丹的Vuttisilo尊者，以及来自Hulu Perak的Hirimano尊者。

10月26日

今天是咖提那日。共有10位僧伽成员出席了有关仪式。3位来自护法苑，其余7位来自全国各地。清早7时许，霏霏雨丝犹如轻柔祝福降临。雨后的天气一天都报晴，最是适合今天进行的一些露天活动。出席仪式的信众均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

今年的咖提那联合赞助者为万达镇佛教协会(Bandar Utama Buddhist Society)和新加坡的Buddhist Fellowship。室内的仪式在界堂附近那近乎完工的第3期建筑物内举行。去年的仪式则是在界堂进行。

11月8日

第一发展主任Wai Seng Moh及Tong Hup Engineering的老板Lee Tong Heong在我们的咨询建筑成本估算师Kee Swee Ann及护法苑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见证下正式签署第三期建筑工程的合约。

11月25日

今天是为时两个星期的出家生活介绍课程(IMP)的第一天。IMP的目的是为让有意出家者试一试出家生活的滋味。

12月5日

Chu Chee Keong将一架经过全面检修的野马哈电单车捐赠于护法苑。

12月9日

今天是IMP的最后一天。结束仪式在课室举行，参与者皆获赠礼物。每位参加者都法喜充满，十分感恩。

12月11日

Ah Seng在护法苑尝试超过半年的戒子生活后，决定离开护法苑，到更适合他个人志趣的地方。我们祝福他有个收获丰硕的旅程。

12月15日

来自金马仑的Leong Kok Wan到来见习戒子生活。他原本计划在这里住上5天，但由于旧腿伤在托钵回程时复发，他得在隔天早上离开去见他的医生。

12月17-28日

杰夫·奥利华为护法苑志工主持年末密集禅修营。

奥智达尊者及Balacitta尊者到沙白安南参加一项由马来西亚内观禅协会主办的密集禅修营。而Kumara尊者则在护法苑进行个人的密集禅修。

12月30日

奥智达尊者在晚间于檳城Taman Permai理大佛学会的佛友之家莲苑主持一场佛学交流会。

英文原文刊于2003年6月版、2004年1月版的Sāsanārakkha。

护法苑志工分享他们的心声



从跨国公司 至寺院

作者 陈福南
译者 纪少芬

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的场地助理找到了工作中的相似性

至今，我在护法苑工作已有六个月了。我发现在这里工作获益良多。这儿的工作人员都很乐于助人，与他们共事实在是莫大乐趣。

我从一些朋友处知道护法苑正需要一位场地助理，所以，我就在这儿了，一个寺院里。虽然之前我从事过许多份工作，从跨国公司至本地公司都有，但为寺院工作还是第一次。

基本上，这里的工作性质和我以前的工作大同小异。但是，从中了解寺院内的每日生活对我来说却是完全新奇的。我还在学习中。



行善的 回酬

作者 徐慧芳

我们的行政助理，也是护法苑志工的先驱徐慧芳，刚开始时是在太平内观禅教会里的小角落办公。后来她的办公室迁至护法苑。

作为护法苑的员工，当会讯邀请我发表一些文字时，我想起了一封曾经写给一个朋友，并充分表露我的想法和感觉的一封信。

亲爱的 Yoke Foong 师姐，

我很肯定你还会记得你第一次来太平探访时的情景。还记得那间建在护法苑上，被榴连树围绕、极小间的白色屋子吗？我清晰记得我们就坐在小池旁，而你的脸上则洋溢着欢愉。

现在，我办公的地方已经迁至这里，而我也获得“特惠”享受这里清新的空气，幽僻和美丽



护身咒有没有 有灵验？

作者 Su Leng
译者 吴贞蓓

一个信徒在见证了四大天王神龕的开光仪式后，与我们分享她的所见所闻及对护身咒 (paritta) 的看法。

护法苑自创建以来一直是我心中“必游”的上座部道场之一。不过，探访它的机会往往都与我擦肩而过。然而，谁说机会稍纵即逝？在2003年3月16日，护法苑举行四大天王神龕开光仪式那天，机会又来叩门了，于是我随着一整巴士的槟城信徒来到了护法苑。

在开光仪式上的所见所闻让我想与诸佛弟子分享我对护身咒效验的一些经验。

在我看来，马来西亚的佛教徒不同于缅甸、泰国或斯里兰卡的信徒，他们普遍上都不太注重学习或诵念护身咒。我也是其一，宁愿忽视佛教的信仰与感性的层面而坚信佛教是个“靠自己”修持的

景色！你也认同有机会在此工作的都是前世有积福的人吧？护法苑的探访者常不约而同说这同样的话。你知道吗，有好几次了，一些不速之客还以为这里是度假中心，问我们是否有度假屋可以租住呢！

此外，在这工作的另一个好处是，当有疑惑时，我们有机会向师父询问及和他讨论问题。虽然师父有许多职责在身，日程紧凑，但这不会阻止他与我们分享智慧。

现今我有四位同事，他们都很亲切、和善，办公室里常充满欢笑声。

比起之前的办公室的工作，我现在比较忙碌。虽然如此，庆幸志工们在需要援手之时都会来协助。他们甚或每天提供富营养和美味的食物给我们。张东良师兄，即我目前的上司常说这些食物都是用许多慈爱心准备的。

愿三宝加持你及你的家人。

慧芳合什

编注：《护法4》出版时张东良及徐慧芳师兄都已离职。

英文原文刊于2003年6月版的 *Sāsanārakkha*。

宗教，因此对护身咒的效验是有所保留的。直到先父卧在临终的病榻上之前，我都认为只有持戒及行善才是佛教徒唯一的庇佑。

当时医生已束手无策，除了为他祈祷外，我们也无法再做些什么了。或许在当时诵念护身咒应是方便可行的事，无奈我无法流利地诵念。这令我感到万分沮丧和无助。于是，我恳请了无上慈悲而深为我所崇敬的苏哇诺尊者到我父亲的病榻旁助念。虽然当时师父还有几个小时便得飞往缅甸了，但他还是赶到医院来。

我那被诊定已陷入弥留状态、失去听觉（若没使用助听器的话），并只能依赖医疗器材维持生命的父亲，在师父进入病房时立即握紧手掌，这令我十分感动和惊讶。当诵念进行之际，我可以感觉到一股清静祥和遍布父亲全身。在师父离去后，他甚至还不愿松开紧握的掌心。我只能把这些现象归结为诚心的效验。尽管父亲过去曾经请过比丘为他人进行助念，他并不通晓巴利文。几天后，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

父亲临终前的经验令我对护身咒的价值观有所改变了。当饱受病痛折磨，或处于精神痛苦之时，虔诚的信仰活动，特别是诵念护身咒，能为病人及照顾他们的人带来安抚之效。护身咒可以激发人们的信心、崇敬心和虔诚之心；信心能消弭恐惧和忧虑，并带来一连串的正向情绪，如：平静、喜

悦和安足之心，而这又进而增进个人整体的福祉。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文明病在本质上都与身心失调有关，即它们的产生都源自于如压力、焦虑及沮丧等负面情绪。全面的治疗得从人心开始，这都是医学记载的。

众佛教徒都晓得佛陀曾诵念经文、并教导其弟子诵念经文以减轻因病痛及苦难而升起的痛苦。一次，佛陀曾教鸯掘摩(*Angulimala*)一个护身咒以协助一位孕妇渡过难产期。

无论如何，我们应将弥兰陀王(*King Milinda*)询问关于护身咒是否会在每人身上奏效之时，*Nagasena*尊者（相信已证得阿罗汉果）的回答牢记在心：

只对部分人奏效，不是全部。有三个护身咒失效的原因：或由于前世的业障；或由于今世的无明；或是由于信心的缺乏。原有的护佑力量是因他们本身的瑕污而折损的。

《弥兰陀王之辩》

(*The Debate of King Milinda*)

帕萨拉比丘(*Bhikkhu Pesala*)著

结论是：护身咒只有在某些因缘俱足的情形下才见其效益。愿大家对此能有正知正见。

英文原文刊于2003年6月版的*Sāsanārakkha*。

文接第18页

与，这些经典讨论活动能更为生动、更具启示之效。

在护法苑，我们尝试效法古时的自由精神，让出家人修习各自的禅修法门，但同时也在同一座寺院的屋檐之下清净和合地相处。护法苑的出家人有机会于今年末的时候一探另一种著称的内观禅修习法。我们计划参加马来西亚内观禅学会所主办的一个为期10天、源自于*Sayagyi U Ba Khin*传统的密集禅修营。在同一个时后，杰夫·奥力华尊者将代我主持为护法苑志工而办的密集禅修营。尽管*Kumara*尊者在最后一分钟由于健康问题而缺席，但我及*Balacitta*尊者都从沙白安南的禅修营中获益良多。或许，在2004年，护法苑的自由精神风气将会因引入新禅修方法而益加提升。

随着第3期建筑工程的竣工，我们希望至少在2004年这一年里可以暂时停止进行任何建筑工程，而把重点放在圆满我们的精神修持的宗旨上。这包括：更有效地落实从戒律及经典讨论班中学到的知

见、进行更多密集禅修、通过驻苑的群体活动将第3期的设施物尽其用、与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广结善缘。

“从零三到零四”其实只是我们朝“僧侣建设”的长期目标迈进的另一步，而在这过程中我们将常念及我们虔诚的护持者的短期需求。

英文原文刊于2003年6月版的*Sāsanārakkha*。



四大天王神龛 的开光仪式

作者 雷绣菲

译者 袁添亮

一座供奉四大天王的神龛亭亭耸立在露天佛台旁边，信众从中沾得了诵念《阿吒曩毗护身咒》(*Atanatiya Paritta*)驱除邪灵的利益。

为什么今天的雨有些异常？这个季节里的下午都不时下雨，但通常过了下午两点之后天气都是放晴的。但，今天，2003年3月16日，声名狼藉的太平雨在清晨时就开始来打招呼了，并以暴雨之姿洒落在这马来西亚降雨量最多的城镇。

到了早上7点钟，当雨势只余下丝丝点滴时，谜底终于揭晓。这时正是四轮驱动汽车队开始接载乘客出席今天的仪式的约定时间。过后的整个早上护法苑的天气清凉舒爽，太阳都躲到了厚厚的云层之后，直至仪式接近完成为止。这是天人的安排吗？

好心肠的天人以一场晨雨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也因为如此，成群的信众不必在9点30分给托钵的出家人作布施的列队中，及之后坐在天王神龛四周的草坡上聆听开示时，忍受骄阳之晒。

奥智达尊者在准备着讲解《阿吒曩毗经》(*Atanatiya Sutta*)前，在场的信众都获分发《阿吒曩毗护身咒讲记》(*Discourse on Atanatiya Protection*)的中文及英文小册子。我们当中不少人都蛮熟悉《慈经》(*Metta Sutta*)、《宝经》(*Ratana Sutta*)、《吉祥经》(*Mangala Sutta*)，但熟悉《阿吒曩毗经》的却不多了。

在开示中，奥智达尊者解释，在上座部佛教的宇宙观中，四大天王的地位是最低层次的天界里的四大部洲的统治者。由于他们在摩耶夫人怀孕时担起了守护胎儿菩萨的职责，他们也称为四大守护天王。

四大天王向佛陀献奉《阿吒曩毗咒》以作为护佑比丘、比丘尼以及在家信众的平安之用，并在日常生活中免于邪灵的伤害。任何侵扰熟悉《阿吒曩毗经》的咒文的比丘、比丘尼或在家人的邪灵将受到惩处。

共有51句咒文的《阿吒曩毗咒》只是《阿吒曩毗经》里的一部分而已。这些经文赞叹七位佛，同时也描绘了四大天王、他们的国度及对乔达摩佛的礼敬。任何佛教徒随时都可以礼诵《阿吒曩毗咒》以获得佑护，免于邪灵的伤害。

在完整篇的《阿吒曩毗经》里，除了这51句咒文之外，也包括一段夜叉将领将惩罚任何冥顽不灵地骚扰佛教徒的邪灵的信誓。只有具经验的僧伽成员才可诵出整篇经文。

开示完毕后，众僧伽成员把整部《阿吒曩毗经》以巴利文诵出。接着，在铜磬声中所有出席的信众也加入一起朗诵《阿吒曩毗咒》。

上午11点45分，大众都到篷帐的庇荫下用午餐。出席的人数超过了三百多人，比预期中要多。其中有自玻璃市来的一巴士人，自槟城来的两巴士人，一辆自亚罗士打来的一客货车人，还包括其他从亚罗士打、槟城、吉隆坡、怡保等地驾私家车来的。不少本地人也来了。

到了中午一点多，一些信众开始步行下山，而其他人则轮候着乘搭四轮驱动车下山，体验另一场刺激之旅。那些来自外埠的参访者则被带领到护法苑四处浏览。

下午两点之后护法苑又恢复往常般的安宁清静。

英文原文刊于2003年6月版的 *Sāsanārakkha*。

四大准则

到已，佛陀即住在波嘎城之阿难陀神舍。

彼告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将宣说四大准则，且专心谛听！」

「是，世尊。」诸比丘回答说。

1. 薄伽梵说：「诸比丘，若有比丘作如是语：『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导师之教言，我从佛亲口闻受。』」

诸比丘对该比丘所言，不应称赞，也不应藐视，应了解其每字与音节，而与经律相比较、相对照；既较对以后，若其不与经律相符，则其结论应为：『诚然，此非佛陀之教言，而是该比丘之误会。』因此，诸比丘，汝等应拒绝之。

若与经律相比较、相对照以后，彼能与之相符，则其结论应为：『诚然，此是佛陀之教言，该比丘善了解之。』诸比丘，此是第一大准则，应当学。

2. 「复次，诸比丘，若比丘作如是语：『于某寺宇有僧伽及其长老与导师居住，我从其僧团亲口听受：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导师之教言。』」

诸比丘对该比丘所言不应称赞，也不应藐视，应了解其每字与音节，而与经律相比较、相对照；既较对以后，若其不与经律相符，则其结论应为：『诚然，此非佛陀之教言，而是该比丘之误会。』因此，诸比丘，汝等应拒绝之。

若与经律相比较、相对照以后，彼能与之相符，则其结论应为：『诚然，此是佛陀教言，该比丘善了解之。』诸比丘，此是第二大准则，应当

学。

3. 「复次，诸比丘，若比丘作如是语：『于某寺宇住有众多博学多闻的僧团长老，为正统教法的执持者、持经者、持律者、持论者。我从诸长老亲口听受：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导师之教言。』」

诸比丘对该比丘所言，不应称赞，也不应藐视，应了解其每字与音节，而与经律相比较、相对照；既较对以后，若其不与经律相符，则其结论应为：『诚然，此非佛陀之教言，而是该比丘之误会。』因此，诸比丘，汝等应拒绝之。

若与经律相比较、相对照以后，彼能与之相符，则其结论应为：『诚然，此是佛陀之教言，该比丘善了解之。』诸比丘，此是第

大准则，应当学。

4. 「复次，诸比丘，若比丘作如是语：『于某寺宇住有一博学多闻的长老，为正统教法的执持者、持经者、持律者、持论者。我从该长老亲口听受：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导师之教言。』」

诸比丘对该比丘所言，不应称赞，也不应藐视，应了解其每字与音节，而与经律相比较、相对照；既较对以后，若其不与经律相符，则其结论应为：『诚然，此非佛陀之教言，而是该比丘之误会。』因此，诸比丘，汝等应拒绝之。

若与经律相比较、相对照以后，彼能与之相符，则其结论应为：『诚然，此是佛陀之教言，该比丘善了解之。』诸比丘，此是第四大准则，应当学。「诸比丘，此是四大准则应当学！」

文接第5页

答案：如果一个人提出这问题，他就是还未恰时出家。

常问问题之五 出家后是否可以还俗？

当然可以。出家并没有终身的誓言。

常问问题之六 你有打算在将来还俗吗？（或终身为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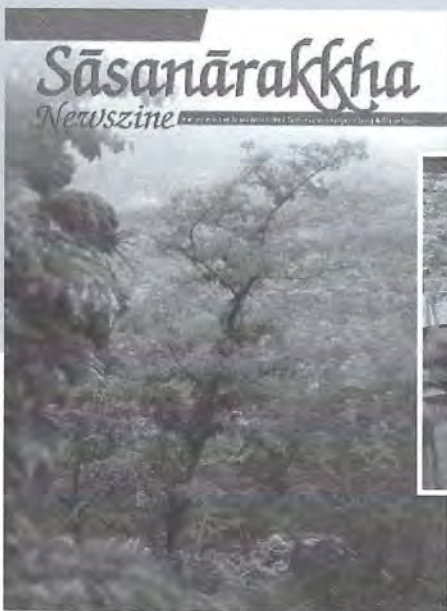
大吉利事！你怎么可以问这个问题？讲正经的，虽然我出家之时并没有要在将来还俗的念头，

但我不能确定将来我将会怎样想。或许，我只能说的是，在现在这当儿，我没有任何还俗的理由。况且，在家生活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结论

对那些在决定出家边缘的人，我希望这篇文章多多少少能推动你选择这条美妙的人生道路。对其他人，希望它能在你的心里栽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多小也好！

英文原文刊于2003年6月版的 *Sāsanārakkha*。



作者 Tan Joo Lan
译者 袁添亮

、商人及金融界的执行员。他们都怀着同一个目的聚集在护法苑，即体验护法苑的上座部僧人的生活。

这第一批出家生活介绍课程的参加者被改造成身披白袍、剃头、赤脚，带着奥智达尊者所取（或之前由其他人所取的）巴利（记载乔达摩佛陀教法的语言）法号的的出家人。他们一众，*Thiradhamma, Ariyavamsa, Sivali, Subhamitta, Nandiya, Sumana, Medhavi, Dhammavi-jaya*及*Pannobhasa*度过了半个月的护法苑上座部出家人的生活。

我有幸观察了他们所进行的一些活动。所以，请允许我与你分享几段为出家生活介绍课程的参加者而设计的一些活动，体验一番在世俗、知性及心灵间保持平衡的全面生活经验。

改造过程在参加者放下头上光环的荣耀时便已开始。对其中大部分的人来说，这还是头一遭见到自己没有头发的样子。（图1）

他们也学习了相信对其中大部分人来说是全新的一些基本生活技能。他们为自己缝制了一

件披在左肩上小僧衣(*amsa*)（图2），同时也制作了用以打扫四周空地的扫帚。（图3）其他日常的值日工作包括清理衣物、打理四周环境及照顾僧舍的整洁。

而知性及精神上的培训则包括了参与讲座、关系到僧侣事务的讨论、（图7）诵念发音正确的各篇巴利经文，以及修禅（图6）。其中两项比较特别的课程是：（一）学习以参照望月与巴利传统的星座之间的排列以确定朔望日的实用天文观察（僧侣在朔望日集合以重申他们对出家戒律的信诺），（二）制作日晷以确定正午的时间。（图8）

每日早上上下山到福建公冢托钵行乞的经验一定是个让人“脚痒”的经验（图5，9）（调侃的说）。由具足资格的瑜珈导师*Sivali*所教导以达到保健、健身目的的晚间瑜珈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讨论佛法及守持一些毗尼戒律（僧侣所遵守的戒律）。守持这些律仪让僧伽和合卓越，个人获得成长及提升，信众增长，正法久住，以及佛法昌盛。

住持奥智达尊者作了一系列



的开示。他强调说各人都有他们异于其他人的强点及弱点。因此，无论是禅修、研修、传法、为佛教界提供精神指导的服务、管理寺院、或投身于丛林中修行，一位在八正道上成长的僧人都能找出那些让他发挥得最好的领域。

其中一位客串讲师是来自佛光山宗派的马来西亚僧人慧心法师。在他的讲题为“我的僧侣经验”的开示中，法师告诉参加者，当他向他的培训学校提报表格的时候，他得写一篇文章说明受戒之后他想要做些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位有志出家的人一定要对出家为僧有着正确的意愿。这正确的意愿是树木以后得以茁壮成长的种子。

*Sujata*尊者在开示“让森林成为你的老师”时分享了他当一位丛林僧人时的经验。接着KL Hor分享了作为在家人我们如何“充满意义及喜悦地过着虔诚的精神生活”的看法。这些生活的原则也可以被有志于想自我



锻炼的僧人采用，以作为通过自我帮助而达到帮助他人为目的指南。*Tan Hoe Soon*的讲题是“如果我是僧人，我要做些什么”。他首先从社会服务的角度来看待僧侣所扮演的角色，但结论是，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解脱所有的苦。*Lim Teik Leong*的讲题“公开演讲”为参加者得如何在听众前演讲上了一堂课。这些讲题最后都在有趣的问答时段中结束。

他们当中被问及节目安排上的意见时都异口同声指出，托钵是当中最有意思且最难忘的。每日从山上走下来托钵乞食的经验在他们的意识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冲击。在上山的回程中偶尔停在溪边用早餐想必也是一个爽快的经验。

“我们知道我们是要遵守一些头陀行的…（图10）我要知道我可以挨到什么程度…我作了很多关于自己如何应用佛法的反思…明显的在一些事情上我做得不是很好。奥智达尊者的方式让我们有许多私人时间去吸收在这

课程里所学到的东西，” *Medhavi*说。

*Pannobhasa*毫不犹豫的道出他对这次经验的珍惜，“…我蛮喜欢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守持戒律，同时也累积善业”。

*Dhammavi jaya*指出，他曾参加过其他两个短期出家课程，但这些课程都有异于这次的出家生活介绍课程。课程时间表编排完善，没有压力，而他本身也希望课程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至少两个月。“我曾听说过奥智达尊者之名，但从没真正认识过他。现在我知道他是一位真正遵守毗尼戒律及行持头陀行的僧人。他非常开明、有耐心，并且相当尊重其他人的观点。七天过去了，我们还不晓得如何把僧袍穿好来，而他每天早上都为这事帮我们作检查。他的确非常慈悲。

在结业时的开示中，奥智达尊者对这头一批参加者也说了类似佛陀曾经劝戒过六十位阿罗汉的话。“出家生活介绍课程的参与者，我已经从对僧侣生活的误解中解脱出来了。你们也已经从对僧侣生活的误解中解脱出来

了。前去为众生云游，为天人及众人谋寻福祉及喜悦吧。向他们宏扬这从一开始、中间、直到最后都是美好的出家生活介绍课程吧！”

这个第一次举办的出家生活介绍课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个饶有意思的经验的终结。反之，它是参与者的生命中，同时也是马来西亚佛教社会展史中一项重要阶段的开始。九位美好的马来西亚男性开始踏出了他们第一步探索之路，以找出他们是否已经找到了所要找寻的东西。我们已经成长了。

赤褐色的淡淡幽香
耸立在森林的边缘
你的命运是向远近传播
如春笋般萌芽，植根

我们勇于思索
这自然的征兆
法苑的任务
是僧伽的塑造
由马来西亚人来担起？

英文原文刊于2004年1月版的
Sāsanārakkha。

从零三到零四

作者 奥智达尊者

译者 袁添亮

在踏入新年的当儿，奥智达尊者回顾在2003年里所发生的一些大事，同时对2004年的去向作一番描绘



或许可以这样说，护法苑在2003年里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一）在7月13日进行的沙弥剃度仪式，以及（二）在11月25至12月9日之间进行的出家生活介绍课程。就我们欲设立一个由本地培养、受过全方位培训的僧伽的基本宗旨来说，这可谓迈开了首个大步。除此以外，我们也开拓了其他新的步伐，这包括星期日早上在太平及其附近的菜市场、小贩中心进行托钵；更频密地到太平之外的地方进行弘传佛法的活动、每周的佛教经典讨论，及探索另一种流行的智慧禅修习法。

基本上已经竣工的第三期工程是出家生活介绍课程得以成功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之前，驻苑的群体活动都面对缺乏公用场地的问题。虽然第一次出家生活介绍课程所锁定的对象群是刚考过教育文凭及高级教育文凭的学生，但我们却没从这群对象中收到任何申请书。尽管首届出家生活介绍课程的参与者年纪都参差不齐，却都是颇愿受教的一群。从他们处得来的正面反馈不只肯定了出家生活介绍课程，同时也策励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再多办一次这活动，而这次我

们的目标群将锁定在即将到来的学期末年假中的大学生。

为了重新建立被披僧袍的骗子破坏的佛教形象作出努力，我们（都尽量做到）在星期日早上到太平附近的菜市场及小贩中心进行托钵。这些骗子接受金钱，或以据称开过光、念过经的小饰物或腕索换取钱财。我们在8月24日那天开始进行这项以实际的身教作为示范的长期性活动，教育大众，让他们明白，佛教的僧人，至少是上座部传承的僧人（即奉行“长老的教法”的修行者）托钵时是不接受金钱的。

我们也把弘扬佛法的活动伸展到太平以外的地方。2003年伊始，我在怡保佛教会、檳城的锡兰庙作了佛法开示。10月的时候，我在檀香寺所举办的生死课程上作了一系列《何去何从》的讲题。这课程主要是马来西亚僧伽总会为马来西亚佛学院的学员所主办的。

在檳城作讲演的时候，有好几个傍晚我也为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学生在檳城佛学院进行的英文佛学营带领巴利文（纪录佛陀教导的语文）的颂经仪式及教导智慧禅。在2003年末、2004始之际，当我在檳城监督这本新闻志

的最后制作时，在理大佛学会位于Taman Permai的佛友之家莲苑(LotusBud)，我主持过一个佛学讨论会，而且也几乎每一天都在爱心大厦(Peace House)、马来西亚佛教徒坐禅中心及理大说法。

Kumara尊者也受邀到怡保的Ipoh Buddha Dhamma Association、Buddhist Society of Ipoh 及马大佛学会进行佛学演讲及主持佛学讨论会。我们计划在2004年与更多人接触。试想，要是我们能有多几位具备适合资历的僧人参与的话，将有多少的在家佛教徒得以受惠。

律藏（出家人的戒律）可以被比喻为一栋多层大楼的根基及构架，而法藏（经典理所记载的教法）就如大厦的外层、装备及设施。欠缺了任何一项都是不完整、没有用途的。所以，佛陀称他的教法为“经法与戒律”。紧记着这一点，我们都尽量做到每周进行一次经典讨论，以作为每日的戒律讨论班的补充。我们也在朔望日（即初一、十五日，出家人在这两天时聚集一起以重申他们对出家戒律的信诺）进行佛法开示，及定时进行禅坐时段。我们希望随着更多常驻僧人的参

且让我们一窥上座部佛教所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及在寻找其解决方法时所遭遇的困难。



上座部的狮子 身上

作者 Kumāra比丘

译者 温绮雯、袁添亮

上座部（*Theravāda*，“长老的教法”，即以巴利文纪录的佛陀教导）的佛教徒一般上怀着崇高的态度看待他们的传承。他们认为上座部佛教的经典及修行是最真确，所以也是众佛教传承中的最佳者。然而，当我们客观看待现今普及流传的上座部佛教，我们必须承认，它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及健康。实际上，它象一只身内不知不觉地长满虫子的狮子。

2003年12月在护法苑举办的出家生活介绍课程的其中一个讨论时段中，我们讨论了在一本还没完稿的书里所提出的一些相关课题。这本书是由一位对佛教很关切的佛教徒所撰写的。我要在这里分享一些当时我们所讨论过的一些要点，但更重要的是，藉此探索我们对现世的上座部佛教逐渐趋向败落所可以作出的挽救努力。

选择性的上座部重点及其可疑的解释

此书作者指出，上座部并不等于巴利文三藏所纪录的佛陀教法。说得准确些，“上座部是基于巴利三藏里的某些教法的特定解释”。这是我们所不能否定的事实。

自从佛陀进入涅槃（所有佛教徒最高及最终极的目标，即止息贪、嗔、痴），经过了两千多年不可避免的变化，我们不能期望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任何佛教传统是与原始的教法完全一样的。与历来普遍上的信念相反，在现今的巴利藏经内存在证据显示它与佛陀入灭后不久的第一次结集时所认可的有所差别。

再者，我们必须了解，佛教在印度不只分裂为几个支派，而是至少有十八个之多。它们之间不见解不同，而且所依据的经典也各自不同。上座部佛教传抵锡兰（现今的斯里兰卡）的几百年后，它又再分裂为几个次部派。虽然他们可能赞同巴利藏经典里记载的大部分内容（这些内容过后第一次以文字记录下来），但不同的文字版本的确是存在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各方面具有统一的解释。

现今我们普遍上接受为正统上座部教法，大部分都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部派，大寺派（*Mahāvihāra*）的观点和解释而已。（他们所编纂及认可的巴利三藏的义疏正是我们现在所称的 *Atthakatha*，汉译为《注释书》。）事情这样发展是因为其他的上座部部派（主要的包括祇园（*Jetavana*）及无畏山（*Abhayagiri*）部派）基于各种原因没有幸存下来。因此，我们今日根据正统上座部佛教所了解的法与律很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很可能是错误的。（作者附注：因此，上座部佛教徒对他们传承的纯正性不应该太过自信。）

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一般上都同意，大寺派所认可的巴利藏经或许与佛陀所教导的不完全一模一样，但它仍然包涵了佛陀教导的精髓。此外，如果我们把他们所认可的一些经及与其对应的义疏作过仔细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大寺派的成员看来还是相当尽责的；他们没有为了因应自身的理解而修改所记载的经文。这一点可从他们的义疏中不认同经文的字面及其明显所指的含意的一些事例中看出来。因此，虽然上座部的遵行者不能自称他们的巴利藏经与第一次结集时所认可的一模一样，他们却可以有信心的认为两者是相当接近的。实际上，就完整的佛教经典而言，它可能就是最接近原典的一套了。

除了早期传承的问题之外，一般的佛教徒所接受到的佛教教义多半都是经过选择的，而且在多数的事例中，这做法为的不是听众的利益，而是说者的利益。这书的作者大胆地斥责一般的上座部僧侣出于私利经常宣说布施给僧人及寺院的利益，而少说其它较高尚的德行。当说者为了要吸引听众

认同他的看法时，这种选择性的宣说佛法也会发生。他会强调支持他的意见的经而刻意忽略那些与之矛盾的经。这情形在辩论禅法的人之中相当普遍。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渴求真理的上座部佛教徒该怎么办？要重新取得佛陀完整的原始教导已是件不可能的事了（除非我们愿意相信某些声称可以回到过去的人）。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仍然想要获得跟原始的教导最接近的经典，巴利藏经看来是所有现存资料中最为可靠的。

就开始时所提到的不可驳斥的一点，即上座部不等于巴利藏经中所记载的佛陀教导，渴求真理的佛教徒应该尽力去研读巴利藏经（作者附注：不要太信赖今日的通俗佛教，无论是任何传承的）。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巴利文，以便能绕越过因翻译过程而搀杂进来的个人或义疏的观点问题。要是因个人能力有限而做不到这一点，那至少他也该研读由客观、博学及如实修行的佛教徒，如菩提比丘，所作的一些可信任的翻译作品（作者附注：尤其是由他翻译的《相应部》，*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他的翻译虽有采纳义疏的观点，但却不囿于它。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至今还没有这样的一套完整的翻译作品。（作者附注：在汉文佛教界，也许因为同时精通巴利和汉文的人太少，这样的翻译作品就更稀有了。）因此，若要窥得巴利藏经的全部面貌，我们如今还是有必要去学习巴利文。

通过以上的做法，我们就可以穿透上座部的正统学说而得以更接近原始的佛陀教导。这做法是护法苑所要进行的其中一部分努力。我们希望其他人能加入或支持这项对佛法的健全极为重要的任务。

戒律

作者也提到了当今关于戒律奉行上的一些课题：

1. 已从古代印度范畴脱节出来而不再相关或有意义的戒条。

2. 僧侣根据自己个别所属的传承奉行

戒条，而这些戒条未必与律藏相符。

3. 因曲解而导致奉行毫无意义、甚至可笑的戒条。

关于第一点，我们有必要认同有些戒条在现今的世界看起来的确是荒谬，而废除这些已变成纯仪式性的戒条也确是有道理的。再说，根据《大涅槃经》里的记载，佛陀曾说过，若僧伽觉得有此需要，他们可以废除小戒。

但是，由于佛陀并没有说明哪些戒为小戒，所以，行使这许可以废除戒条，看来并不是件审慎的事。这话怎么说呢？

1. 出席第一次结集、已经证悟的比丘不能就何为佛陀所谓的小戒达至共识，结果他们同意把全部戒条都保留下来。现在，我们之中有谁可以肯定说他知道佛陀所指的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否自认比他们更有智慧呢？

2. 如果一个群体或者是某位比丘（尤其是指受尊重的长者）废除那些他们认为是小戒的戒条，那我们可以预见其它人也将会跟着废除那些他们认为是小戒的戒条。再说，如果一个群体开始废除戒条，我们还如何去防止将来一辈的人废除更多的戒条呢？如果僧员这样的一直“修剪”戒律，道德戒律的奉行会更进步还是更退步呢？

3. 我们必须自我提醒，僧伽的分裂是因为大众部的僧人希望修改某些戒条。随着而来的发展是，许多部派开始不断分化出来。他们不但对戒律，甚至包括对佛法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在此重复促成另一次历史的遗憾？

4. 除此之外，我们还须牢记一点，如果要废除戒条，佛陀仅允许由僧伽，而非个人或成员大会来进行。要进行这事情就得通过僧羯磨，即僧团的立法过程。据我所知，在整个上座部传承

的历史中并不曾出现过这样的僧羯磨。这是件好事，否则，若僧伽以一个低落水平的戒律标准为行为指南，久而久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不堪设想了。

僧人只依随他们个别的传承的课题点



出了回归律藏及奉行依据律藏的戒行的必要性，而不盲目附从于个别社群的规范。无可否认的，在一个已经根深蒂固地确立了其行为规范的社群里，这是相当难以实践的。然而，在一些能够意识到这做法是有利于佛法的小型群体中，它还是可行的。由于戒律理解上的分歧是难免的，只要不与原来的戒律产生抵触，不同的团体之间对出现分歧的地方达致共识，方是合理之道。（参见《四大准则》一文）。

关于作者提出有关误解戒条的论点，很明显的，僧人必须对戒律有实际的了解，而这又意味着僧人必须接受一位博学、符合资格的导师指导。不然，若见到无知的僧人利用夹子来计算所收到的金钱（一如作者所指出那样）而还认为这做法在戒律上是清净的，我们也不必觉得奇怪。

出家为僧

对知情的佛教徒而言，不难发觉僧伽内存在着有不少以不是很纯真的动机出家的人。虽然在一些个别的例子中，有些这类的僧人后来开拓了它们精神修持上的潜能，而最终成为令人敬重的僧人，但这样的事鲜有发生。其余的就很自然地实现他们不清净的动机，结果为僧团招致毁誉，造成信徒对僧伽失去了信心。这是此书作者所带出来的另一个课题。

“僧伽需要进行素质管理呀！”这是许多有见识及观察敏锐的佛教徒所关切的事。然而，在许多上座部社团里，特别是那些已经成立了很久的社团，几乎都是没有这样做的。

在奥智达尊者所著的《新纪元里僧伽的角色：僧侣的观点》一文里，他反覆地强调了僧团素质管理的重要性。为了做到这一点，护法苑（奥智达尊者是护法苑的住持）的政策是，一位有志出家者必须经过一段为期至少一年戒子(*postulant*)的生活才能受考虑被授戒。这也提供立志出家者一个

机会，让他在做出出家的慎重决定之前，先尝试过一过模拟的僧侣生活。

除了护法苑之外，许多其它僧团也坚持着同样的政策。这已经证明是行得通，并能有效地把一些不恰当的人选过滤掉。虽然我们并不指望这能完全改变整个上座部佛教的局面，我们却相当期许更多的僧团能看见这一点的必要性，并施行同样的政策。

一个新的佛教？

无可置疑的，现今的上座部佛教面对着严重的问题，而作者对矫正这情况的呼吁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或许耸人听闻及凶暴的事件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但这些都是相对孤立的事件，而且所牵涉的是个人的问题多过整个群体的问题。从经典上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在佛陀的时代也曾发生，但其严重性可能比较温和一点。至于那些不那么耸人听闻但却更为普遍的问题，在现实中的危害其实更为严重，而且在僧人违反道德已经成为了规范的地方，这问题更难以根治了。

在这本还没完成的原稿之末，作者提议成立一个新的佛教教派。他分享了一些非常具有建设性，并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几项建议。然而，有些建议却是不恰当，甚至偏离巴利藏经里所记载的法与律。虽然对作者大部分的建议我们都表赞成，但对成立一个新的教派这一点却不苟认同。在佛教的历史上成立新教派已经发生得太多了。这做法本身会制造出新的、有害的后果，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佛教的四分五裂；而这正是佛陀尽力防止它发生的事。相比之下，我们认为最好是从内而外为佛教注入生命力，从佛教团体的中心，即僧伽，开始做起。就像使用大自然的药物来根治根深蒂固的顽疾那样，过程也许缓慢，但却稳当。护法苑所做的正是要往这目的的道路走下去。你愿意参与我们吗？

备注：

1. 我答应了此书的作者不会让原稿流传到护法苑以外，所以请别联络我们以获取此书。然而，他曾透露计划于今年（2004年）内将它发表在网络上，让大家探讨。

2. 我们欢迎您就这课题给我们提出建设性的评语。请投信给我们。





代的一个例子。Kumara尊者经过多时努力的尝试才说服他的父母允许他出家。他以不同的方法让他的父母亲近佛法，例如带他们去听法、参与讨论会及参加寺院的活动。父母最后终于允许他出家。从此他们成为对佛法有更深认识的佛弟子，参加静修和更多的寺院活动。与“卫塞节式的佛教徒”相比，一个孩子出了家的父母会更常到寺院来，他们也比较亲近佛法。同样的，王妈妈现在更为接近佛法，大概也是第一次正确地供养托钵的食物。

佛教中的投机分子

让我们再把话题转回阿育王身上。由于他的慷慨护持，许多人以可耻的、投机的理由进入僧团。他们的出家不是因为有志于过那清净圣洁的僧侣生活以脱离娑婆苦海（生死轮回）。其实，他们所追求的是在阿育王慷慨护持下所带给僧团的舒适生活。

佛在世时就已经有这些投机分子了。有一群孩子，共十七人，年纪小小就被父母送到寺院来出家，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释迦子（佛教僧侣的别称）会获得妥善的照顾，过的是衣食丰足、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么一来，他们的孩子不需一技之长或辛苦劳累，就能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当时沙弥和比丘之间是没有差别的。然而，因为这些孩子年纪还小，他们无法忍受过午不食，挨饿到第二天早晨才用餐。所以他们不受安慰的啼哭不已。当佛陀知道了之后，他就立下了一条不可接受十五岁以下的人出家的条规。所以，即使在佛陀的时代，像我们今天在夜市（*pasar malam*）里所见到的“假”和尚就已经出现了。

阿育王对佛教无比的支持使许多外道为了舒适的生活而加入僧伽。当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时，他们就变成了一股威胁僧伽的力量。因此，僧伽的长老们召开了佛教的第三次结集，要求驱逐这类“假”和尚。

你自称什么你就成为什么

我为我们新出家的沙弥取了个名字叫“勇心”（*Balacitta*）尊者。“勇”（*Bala*）是“骁勇”或是“勇猛”的意思。“*Citta*”就是心。不过在巴利文里，（纪录佛陀教导的语文），发音可要格外小心，当*Bala*被念成长音就变成“愚痴”或者“幼稚”。因为他正在学巴利文，所以我对他说：“你自称什么你就成为什么。”

由于他在这一年多里过着的出家人的生活，所以虽然刚刚

才剃度及穿上新袈裟，但对他来说，在生活方式上不会有很大的不同。不过，除了沙弥的十戒以外，他还必须遵守很多的戒律。他必得学会如何穿袈裟、要有出家人的举止和托钵等。

法的护持者

正如有些人出家是因为贪图僧伽生活吃住安稳的好处，也有些人是因为对法的信心而出家的。后者出家的主要目的是要利用“无家”、无凡尘俗务的环境来终身学法，修行及把佛法发扬光大。

最首要的责任

僧伽成员的最首要责任就是守戒，接着就是学法。在佛陀的时代没有书本，因此他们必得仔细的聆听佛陀的教导并将之铭记在心，之后将被讲解过的佛法付诸实行。熟记227条的（主要）戒条（针对比丘而言）是一回事，将它们内化又是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在佛陀的时代，一位比丘得经过五年的时间才能独立。

泰国、缅甸和斯里兰卡有许多传授佛教义理的寺院，在那里可以培养出学识深厚的学者。可是，如果不能学以致用，对一位出家人来说，这是没有益处的。

所以在学习了义理之后，一位僧人必得把他所学习的出家戒

文转封底





律及规条付诸实行。就如在任何的团体里，僧伽也需要遵守规则以使律法及秩序获得维持。也是由于有这样详尽的戒律，佛教的僧伽才能成为其中一个现存着历史最悠久（即使不是最悠久的）的出家团体。

在僧团的戒律还未立下前，有一次舍利弗尊者问佛陀道：“为什么有些佛的教法维持不久呢？”佛陀回答说，有些佛只精简扼要地讲说经法与戒律。他们并没有定下太多的戒条。相反的，他们视透对方的心灵，依其根基而随机逗教，让他迅速开悟。结果，当这些尊师离开人间，无人可为法义咨询的时候，对于对错就有所争论了。这使得僧团很快就分裂了。

我们的乔达摩佛陀很详尽的定下了许多规条与守则。因此他的教法延续很久。不过，今天的佛教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传统、宗派和系别。要不是有这些详尽的戒律，后果将会如何？

护法苑的主要宗旨之一就是重建这传统的学习方法及修行生活方式。毗尼是出家人所遵守的戒条。佛教徒相信，功德的多少有赖于施者和受者的德行。因此，如果一个出家人德行高洁、严守戒律，布施给他将有很大的功德。这是这位出家人对供养者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回馈。

履行基本的责任

如果他修禅入定，看透宇宙实相，他的精神修持越来越深入成熟，布施给他将有更大的功德。

当一个人接受施赠，他也应该予以回馈。僧俗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出家人需要修持与学习，而在家人则护持供养，让他们安心修学。作为一种回馈，僧

伽得让在家众有机缘获取戒定慧的果报。

星期天我在太平智慧禅教会的开示中提及了阿育王和舍利弗尊者的故事，并且提到了与僧伽交往的益处。阿育王因为遇上一位沙弥而变成了一位很好的佛教徒。还未出家的舍利弗遇上了阿罗汉阿说示尊者，他只教舍利佛一句佛陀短短的偈颂，就让他证得预流果。

一位德行清净、有修有证的出家人就已经履行了他作为僧伽一份子的责任了。他让供养他的人有机会修功德。布施者所修得的功德可以带给他们今生的富贵和来世成为天人的福报。

其他责任

除此之外，他还可以作出其他的贡献。从人的精神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们明白有深入修行、有学识的出家人是很重要，但我们仍然需要能诵经和执行仪式的出家人。

由于宗教仪式为社会所必需，因此这方面的需求很高。可是，修行的僧人并不喜欢诵经和执行宗教仪式。

因此，我们需要多种不同类型的僧侣：

- 可以执行宗教仪式的僧侣。
- 专研佛学的僧侣，他们可以依其所学纠正我们的偏差。
- 修持佛法的僧侣，他们是法的化身。

• 弘法的出家人，他们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教导僧人的

一种是教导在家人的，这种又可分为两类：

• 教导禅修的僧人

• 教导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的僧人

结论：众人的佛教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向和爱好。所以我们不可以有偏见，例如，只供养在深山修行的僧人，或认为修行僧对社会无所贡献而只供养弘法的僧人。我们应该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待佛教，透视它所有的层面。这就是为什么佛教之所以这么美好。它可以依个人的不同偏好而在不同的心灵修养层次上修习。

在护法苑，我们非常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并不只是培训单一类型的僧侣。我们不只提供全方位的训练，同时也就因人而异的需求与倾向提供不同的进修机会。有些人在受过基本的培训后可能要入山修行。又有些人，在修行一段日子后想要弘扬佛法。还有些可能想研读巴利文以深入经藏。无论是任何类型的僧侣，我们都会支持与提供指导。我们欢迎各种不同倾向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以便大家合力把佛法以契合社会各层次需求的方式全方位地传承下去。

虽然我们只有一位沙弥，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有必要为所有将来想要加入护法苑参加我们的培训课程的人奠下基础。名单上已经有好几位了，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见到他们。

英文原文刊于2004年1月版的 *Sāsanaṅgakkha*。

卫塞前夕之 感想

作者 陈晟才

2004年的卫塞节前夕，风清月明，点点灯火在太平山中燃起，延绵相续。晟才为这个法喜洋溢的晚上做了一段感性的文字记载。

雨过天晴，护法苑一片天凉气爽。我想，大概是老天爷知道护法苑将庆祝卫塞节而下一场雨净化这片尘土吧。然，大伙儿在中午时所排列好的烛灯却已淋湿，甚至积水了。是老天爷要考验大家的诚心吗？我们唯有将雨水倒出，让信众得以点燃烛灯。

傍晚时分，旋律悠扬的佛曲在空中扬起。不久，远处传来了人潮声，尤以孩童天真烂漫的欢笑声最为响亮。一眼望去，是数以百计的信众涌上护法苑来了。看来，信众虔诚的心并没有为刚才那场雨所浇息。鱼贯而入的人群不见终际，着实教人为之感动。刹那间，石灰道两旁灯火通明，盏盏烛光相续亮了起来，散发着新生气息，景观煞是壮丽。

皓月当空，庄严肃穆的佛像前，信众们静静聆听着尊者们的开示。首先，Kumara尊者讲解有关卫塞节的点滴。他指出，所有佛教传统一致上都认同卫塞节乃纪念佛陀成道之日。与此同时，尊者亦说明了点灯仪式的含义，并趁此喜庆日子期勉

信众们秉承佛陀的教诲，迎向光明的人生。随着，本苑住持奥智达尊者带领信众们进行‘慈心禅’的禅坐。在这过程中，心灵沉淀了下来，可以感染到四周弥漫着的一股‘善’的力量。是次仪式在诵经与回向功德后宣告圆满结束。虽然如此，一片法喜仍在心田中萦绕着，有种无法言喻的感受。

在这绿意盎然、典雅清幽的环境下渡过卫塞前夕是别具意义的。与以往到过的佛堂很不一样，这里没有拜佛烧香烛，却不失其庄严，简单而隆重，且予人一种清静恬淡、安逸自在的感觉。还有，一班任劳任怨的工作人员的精神更是值得学习、嘉许。我这次与会的心情是难以笔墨形容，唯有亲身体验，方能明白个中究竟。

归途中，盏盏心灯相续，在黑暗的山路指引着方向。在此，但愿与您一齐心生善念、发愿力行，点亮心灵深处的明灯，照耀每个阴暗的角落，净化人心、祥和社會。

中文原稿

IMP 学员心声

走过一段短暂的出家生活经验后，两位出家生活介绍课程(IMP)的学员以感恩的心在这里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心声。

心声之(一)

作者 Sumutta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深信着：自己有机会参与IMP，并在护法苑住上两个星期，是出于自己过去的善业与福报。对一个在家众而言，这是一个多么殊胜的因缘啊。

第一次知道IMP的存在是因为看到它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几个依稀朦胧的僧侣身影印在海报上，心里顿时笃定的告诉自己：我要参加！

从小到大，我都是受华文教育，英语一直以来都是心中的阴影。学佛过程中也都是受中文源流影响为多。护法苑以英文为主要媒介语，这个我是知道的，但

是语言障碍始终压抑不了心中那颗蠢蠢欲动的心。两个星期的课程下来，事实证明，只要有心学习，语言不会是障碍（大不了用福建话或华语沟通，Bhante也不见怪）。很感谢法师们的鼓励，我的英文虽然勉强、支离破碎，但是大家都没有投以轻蔑的眼光，反而给予我许多鼓励与增上的力量。

有时候，不抱太多的期望与想像，也许会有更多的惊喜。在参与IMP之前，我对于护法苑以及IMP并没有太多的了解。第一天抵达护法苑，随着Bro. David的车蜿蜒上山，顿时被四周宁静安祥的环境与气氛迷住了。这里的一花一木，因为人们的用心看护，显得更为青翠可人。

我们的志工反
思护法苑将佛法
扎根于马来西亚
土地上的角色，
同时也提醒我们
佛陀教法真髓的
所在。

他们不是 我们的向往

作者 袁添亮
译者 袁添亮



2003年6月间我到护法苑当了一个星期的志工，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访护法苑。这次的探访给了我一个良机，我参与了在马来西亚土地上传承佛陀教法的努力。在一星期逗留期的尾声时，我心里有这么一个感觉，就佛教的任何准绳而言，奥智达尊者都是一位让我衷心地肃然起敬的佛教僧侣。也因他的坚毅及努力，如此一个清净之地方得莫立起来，就此一点，我们全都欠了他一份难以回报的恩情。我深感庆幸能得这善缘亲近这样一位出家人。

经营寺庙及慈善团体，相对上来说都是比较容易的事。而设立一间严格遵守上座部（“长老的教法”，即以巴利文保留下来的乔答摩佛陀教法）精神的僧人培训道场，是诸多弘扬佛法方式中并不那么“流行”的做法。

一般上我们会认为，如主持丧礼、在人心需要安抚的时候诵念经咒，或者领导卫塞节的游行等活动，都是比较受落的传教方式。然而，仅仅让一些或了解或不了解如何修行佛法的参与者因这些世俗的聚会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而心生欢喜、满足，并不是最究竟的转法轮方式。任何聚集的群体若缺乏了一些内在的凝聚因素，终究都是逃不过烟消云散的结局的。这里所指的凝聚因素，即真正依循佛陀于2500年前所奠下的最基本、最原貌

的修行法修持的僧人。

莫立一间为有志的僧团成员依据原始佛教传统提供培训的修持中心，其实是为佛法的传承植根。毫无疑问的，这的确是最为殊胜的作为。僧伽是护持佛法传承的种子，而最有效保育它的方式，则是把它栽种下来。这是护法苑立苑的意义之所在。

当我靠近立于太平群山间的护法苑时，我思量，这里并不是一个世俗社会里人们汲汲于追求最大财物回酬的商业机构。护持无价的佛法所需的并不是商业行为的思维模式，而是大智慧、大慈悲。

依我所见，现代的价值观念具有腐蚀我们精神根基的作用。即使享受着再舒适及奢华的生活方式，人类依然逃脱不了无常、苦、无我三个真理的约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有个完全不理会的根本性质是苦的，而只顾汲汲于追求物质利益的人。然后，再想象另一个场景：在贪、嗔、痴的迷蒙之中，有人找到了一座与尘嚣隔离、依据佛陀基本教法，揭示、强调事物真实本质的寺院。当我想象到这两个相对的画面时，我许了个心愿，要在能力所及之处护持这一个道场。

财政部是一个肩负重任的部门。如果说钱能让世界运转，那令护法苑顺畅运作的就是捐款。财政部主任感谢各界一直以来的鼎力捐助，并希望彼等能延续此善举。



财 政 部

作者 Eng Lai Hiang

译者 纪少芬

我们的岗位

财 政部是护法苑管理委员会四个部门中的其中一个。在过去的通讯录里我们曾介绍过管理部、发展部及公共关系部。现在是轮到介绍财政部的时候了。

听其名而不见其人

在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在背后默默地耕耘以确保我们的账目不至于出现偏差，并保持一切公众捐款的信托及运用得当。在平常的时候你是见不到我们的，但当有募捐的需要时，你就会听见我们的声音。我们只在特别的节日，例如咖提那日（布施僧衣给僧伽的仪式）出现在一个特为此场合而设的乐捐柜台后面。

金钱是生活的事实，即使对僧侣培训中心来说也不例外，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把三期的发展计划成功落实？这些发展计划包括了所有的设施、僧人和职工宿舍、其他建筑物，包括戒堂、课室大楼、图书馆及僧伽中央设备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得确保护法苑有持续的财务资源维持它的日常运作及维修费。

好的开始

我们现今最首要的目标是确保拨给各类设施

及僧侣的日常开销获得有效及良好的管理。虽然建筑工程尚在进行中，但目前对于这方面的管理我们都还胜任有余。在此需要感谢奠基委员会，财务的球是由他们所开始推动的，而且接下来的财务运转也象滚雪球般在良好的情况下启步增长。他们通过一连串已成功举办的筹款活动，例如推介礼、巡回宣传、晚宴等达到此目的。这些事现在都已经是历史了。这滚动的雪球使得护法苑拥有了今天的外观。但是，按自然规律，雪球会逐渐缩小，冰雪也有融化的时候。

因此，第三期建筑工程面对一个比较窘迫的财政预算，而未来的发展工程则需要靠更多义款的雪花飘落。我们不时竖起耳朵，盼望聆听到更多乐捐雪崩般的回响，即使是一片雪花般小小的心意亦无任欢迎，我希望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委员会里的财政高手

我们的组织很简单，仅由两位财政主任组成。身为第一财政主任，我负责管理帐簿，确保帐目的可靠。第二财政主任，即 Ong Thean Kin 负责管理仓库系统，明确的记录每项产业。所以，我们两位是看管金钱和产业的。

为确保款项不断，我们设立了基金筹募小组，此小组包括主席 Lee Lee Kim、





James Khoo和Lim Hee Chay。他们确保乐捐充足以资助发展计划及每日运作的开销。

款项的来源

我们的护持者来自全国各地及国外。人们可以通过网路把捐款转账到我们所开的银行账户。另外一个资金来源是前来护法苑参访的个人或佛教团体的现款捐助，特别是在如咖提那日这种特殊日子的时候。我们也接受其他形式的捐助，例如交通工具、建筑材料、家具、电器、电具、设计景区的花草树木、矿泉水、工具及诸如此类的实用器材。

我们也没忽略服务形式的捐助，例如：专业和技术服务及咨询。我们亦非常感激本坡与外坡的志工，包括护法苑管理委员会、发展部、布施小组（供养食物）、清洁管理及景区管理小组。他们慷慨无私地付出了时间、精力及工巧。没有他们，护法苑就必须为这些服务自资支付庞大的费用。

基金管理

我们所收到的乐捐会按乐捐者的意愿放入四个分开的基金里。其中两个我们支用最多的基金是建筑基金和一般基金。前者用来支付各期建筑工程的财政支出，而后者则支付护法苑日常运作的开销。这些开销包括职员薪金、场地、建筑物、机械及各类器材的维修

费。电费和电话费当然也是要支付的；印刷通讯录及供结缘分发的书刊的开销也包括在内。除此以外，特别节日如咖提那日、为护法苑职员和志工而办的密集禅修营的经费也由普通基金支付。

另外两个基金是僧伽护持者基金 (Sangha Dayaka Fund) 及食物布施基金 (Food Dana Fund)。前者为僧侣在有需要时提供合法的资具 (allowable requisites)，而后者则是为提供僧侣日常食物费用而维持的基金。

目前所关切的事

财政部长期关切护法苑的日常财务状况，因为我们也和其他团体一样，不能幸免于支付一切帐单。就建筑工程的基金来说，我们尝试量入为出，尽量不超出预算。第三期建筑工程完成后，未来的发展计划就胥视我们的财务状况而定，而这一切则又有赖于大家的热心捐助及鼎力支持。对于这一切，财政部要大声地说一声：善哉。

英文原文刊于2004年1月版的
的 *Sāsānārakkha*。



第三期的工程大部分都依时完成，这令发展小组感到满意，令出家生活介绍课程(IMP)的学员欣喜，令年终的修禅者雀跃。

发展路上的成就感

作者 Wai Seng Moh、林泰荣

译者 徐慧妮



PMR

身为第一发展部主任的护法苑管理委员Wai Seng Moh在此向你解说建筑工程的进展。

建筑工程虽然偶尔没有按照计划中的优先次序进行，它还是依原定的时限内完成，这点是值得欣慰的。

第三期的工程在2003年3月10日展开。四座建筑物，即僧伽中央设备(SCF)、一间课室、图书馆与发行部，以及会议室(PMR)开始奠基。

在2003年10月26日的咖提那日，前三座建筑物的主要工程都已完工，因此当天的一些活动已可在僧伽中央设备及课室举行。当IMP于11月25日举行时，只剩下一些润色及修正工程缺陷的工作尚未完成，但PMR的工程当时仍然在进行。当密集禅修营在12月17日进行时，修禅者已可使用所有四座建筑物。

增加了四座毗邻而建的建筑物并未如何影响到原有的地形，这可说是建筑队伍的一项大成就。

地基在工程的最初阶段出了问题。为解决这问题，我们必须修改原有的蓝图，如修改地基的尺码、更改基座位置、增置基座、将结构设于原有的大石上等，以因应场地的承载量及位置。令人欣慰的是各方面的工作人员都紧密合作而让问题得以

第三期工程的计划主任林泰荣则带我们在这里四处溜达，仔细看看这些地方。

解决。

课室、图书馆及会议室的位置都处于高等的水平，并由遮棚走廊连接。僧伽中央设备则建在较低的斜坡上的凹处中。混凝土阶级将两个位于不同高度的建筑组连接起来。位于较高山丘处的这四座建筑物俯瞰着戒堂。

课室与图书馆建于安了钢柱的钢筋混凝土基座上。钢柱伸出地面之上以预防土蚀。图书馆是唯一完全装置冷气设备的建筑物，目的是为了保持适当的湿度以保藏书籍。这两座建筑物的地板都是以木铺制的。

会议室是唯一的双层建筑物。基本上它是一座建于垫式基座上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它底层的地板铺上瓷砖，而二楼的地板则以木条铺成。

僧伽中央设备内安置了各种公用设备，如厨房、缝纫室、两间储藏室、洗衣处和四间洗澡间。建筑物的前方留了一片空地以置放烘制僧钵的烘炉。这是唯一一座完全由钢筋混凝土所建成的建筑物。它建立在切割出来的斜坡凹处，与周遭的自然环境配合得恰到好处。它有着平坦的屋顶，屋顶上有蘑菇状的透气孔以作为照明与通风之用。原本的计划是要建立一座屋顶花园，但出现缺陷问题的防漏结构却使



Library

Classroom





预防下大雨时沟渠表面被侵蚀。今年的高雨量已导致了两处轻微的斜坡土蚀事件，至今仍未处理妥当。Dr Soo也鉴定了另一处有严重斜坡土蚀倾向的所在。我们已做了初步的测试，而目前正处于等待旱季的来临以便修正有关情况的阶段。

界堂的胶合天花板因木料蛀虫的问题而须以石膏板修葺。我们感谢八打灵区的Edwin Lim赞助有关材料及人工。本地的木匠Ah Poh则义务提供服务重新装修了界堂入口处的架子。这些装修工作正赶得及在2003年的咖提那日前完工。

正是由于有关各方的紧密合作与努力不懈，这些工程才能顺利完成，将护法苑的硬体发展推上到另一个层次。

英文原文刊于2004年1月版的*Sāsanārakkha*。

这计划的可行性出了疑问。我们得等到比较长时期的干旱天气到来时才能把这问题解决。

马来西亚处于经常受到雷电袭击的地域，尤其是对位于高处而又座落在半岛最潮湿地区的护法苑而言。因此，除了第三期的建筑工程外，我们还在露天佛台地区装置了露天避雷系统。这是一个颇复杂的避雷系统的其中一部分。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修维的工作。沟渠中安装了破流装置(*energy breakers*)检测水流的速度以

文接第11页

10月26日

今天是咖提那日。共有10位僧伽成员出席了有关仪式。3位来自护法苑，其余7位来自全国各地。清早7时许，霏霏雨丝犹如轻柔祝福降临。雨后的天气一天都报晴，最是适合今天进行的一些露天活动。出席仪式的信众均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

今年的咖提那联合赞助者为万达镇佛教协会(*Bandar Utama Buddhist Society*)和新加坡的*Buddhist Fellowship*。室内的仪式在界堂附近那近乎完工的第3期建筑物内举行。去年的仪式则是在界堂进行。

11月8日

第一发展主任Wai Seng Moh及Tong Hup Engineering的老板Lee Tong Heong在我们的咨询建筑成本估算师Kee Swee Ann及护法苑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见证下正式签署第三期建筑工程的合约。

11月25日

今天是为时两个星期的出家生活介绍课程(*IMP*)的第一天。*IMP*的目的是为让有意出家者试一试出家生活的滋味。

12月5日

Chu Chee Keong将一架经过全面检修的野马哈电单车捐赠于护法苑。

12月9日

今天是*IMP*的最后一天。结束仪式在课室举行，参与者皆获赠礼物。每位参加者都法喜充满，十分感恩。

12月11日

Ah Seng在护法苑尝试超过半年的戒子生活后，决定离开护法苑，到更适合他个人志趣的地方。我们祝福他有个收获丰硕的旅程。

12月15日

来自金马仑的Leong Kok Wan到来见习戒子生活。他原本计划在这里住上5天，但由于旧腿伤在托钵回程时复发，他得在隔天早上离开去见他的医生。

12月17-28日

杰夫·奥利华为护法苑志工主持年末密集禅修营。

奥智达尊者及Balacitta尊者到沙白安南参加一项由马来西亚内观禅协会主办的密集禅修营。而Kumara尊者则在护法苑进行个人的密集禅修。

12月30日

奥智达尊者在晚间于檳城Taman Permai理大佛学会的佛友之家莲苑主持一场佛学交流会。

英文原文刊于2003年6月版、2004年1月版的*Sāsanārakkha*。

IMP是专为考虑出家的大马男性而设的一项特别课程，以让他们在无需承担任何承诺的情形下一尝出家生活滋味。我们希望这课程可以在时机成熟时帮到他们作出决定。



出家生活介绍课程 (IMP) 的评估调查

作者 林丽芬

译者 徐慧妮



IMP于2003年11月25日至12月9日在护法苑举行。对有意体验护法苑的僧人生活的大马男众皆受邀参与这一仿僧人生活的课程。大马共有9为好汉勇敢的踏出了寻求真理的第一步。*Ong Boon Uar, Michael Tan, Lee Toon Sun, KC Ng, Charles Khor, TL Cheong, Melvin Ho, Victor Lim*及*Yeoh Kar Kheng*成了IMP的先锋。

该项为时15天的课程包括以下的活动：

- 奥智达尊者与*Kumara*尊者的授课
- 客串讲师演讲
- 与护法苑僧伽进行讨论会
- 托钵
- 学习巴利文（纪录佛陀教导的语文）发音
- 学习巴利文诵经
- 禅修
- 技能训练（缝纫、制作扫帚、实用基本天文学、正午时间的测定）
- 瑜伽
- 溪边早餐

基于设备上的限制，参加者的人

数不能超过10人。可惜的是，其中一人在最后一分钟因故退出。课程完毕后进行了评估调查，由9位参加者写下他们对IMP的印象。这珍贵的反馈对主办当局往后进行类似课程的设计时相当有帮助。

以下是一些参加者在回答评估调查问题时所作的答复：

你是否庆幸参加了这次的IMP?

对于这问题，大家都给予肯定的答案。用*Thiradhamma*的话说：“我来这里之前本来还有些保留的，因为听说奥智达尊者是一位十分严峻的住持，而有关的培训课程将会相当严格；结果我却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我很庆幸有缘参与这课程。”

*Medhavi*说：“我很高兴的说，以往我对出家所存有的无知与误会如今一扫而空。奥智达尊者是一位有能力协助学生开发其潜能的良师。”

*Sivali*说：“奥智达尊者很开明，有耐心及和善，学员可自由向他提出各自的见解。”

你参与IMP的目的是否已经达到?

没有任何参加者感到失望,虽然 Sumana 与 Ariyavamsa 觉得他们并未完全达成所预期的目的。以为 IMP 是一个静修营的 Ariyavamsa 说:“我的主要目的是参加静修营,其次是接受僧人的生活训练。” Sumana 的目的为见识僧人的生活,他觉得他并未体会到僧人的真正生活。他说:“原因在于这是个速成班。”其余大部分抱着在护法苑一尝出家生活滋味的学员都认为他们的收获比想象中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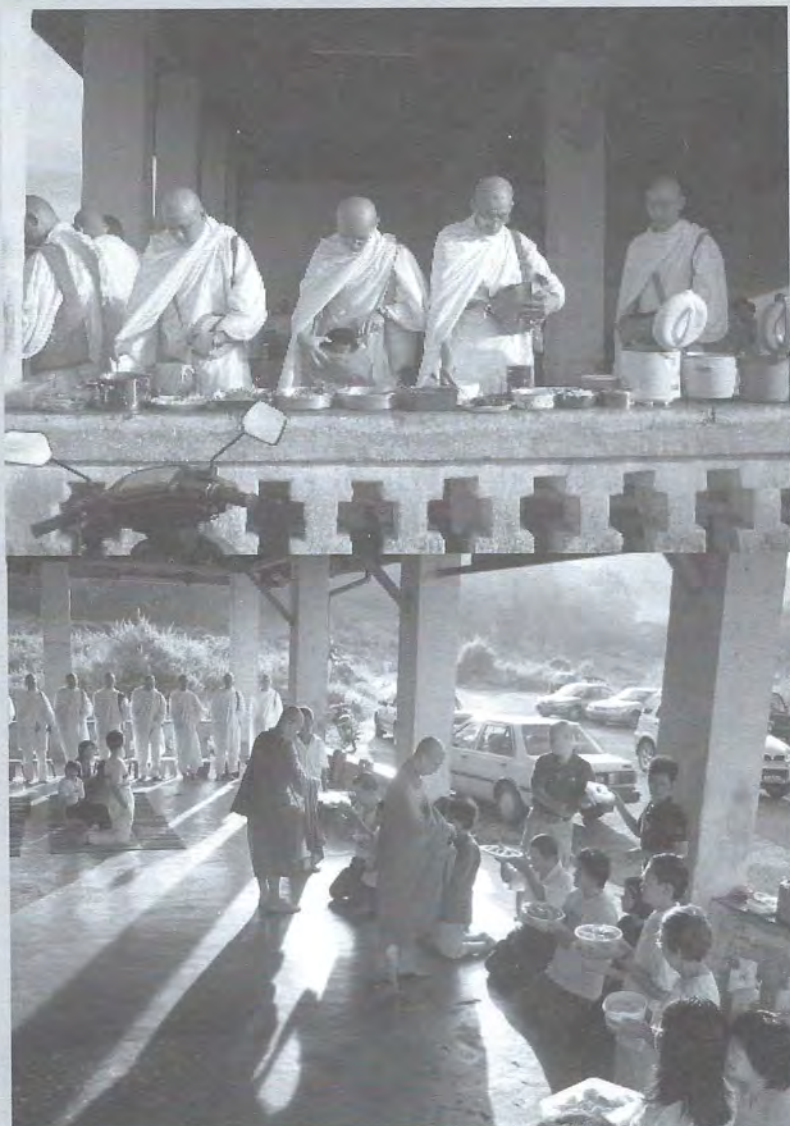
你长期出家的意愿与可能性有多强?

超过一半的人都有长期出家的打算。他们在课程中的仿出家生活的真实体验并未丝毫挫减他们的趣向。Thiradhamma 说:“虽然不能立即出家,但这可能性在我完成我的世俗责任后还是存在的。”

对 Dhammavijaya 及 Sumana 来说,有关经历已成功刺激了他们的“胃口”,离去前他们宣称将于 2004 年 2 月回来护法苑成为戒子。护法苑等着你们!

你从课程中有什么获益?

所有学员的答复都是正面的,其中大部分认为他们对僧人的生活与毗尼戒律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了解到了守戒的目的与利益。对其中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享受宁静与简单生活的良机。满怀信念的 Dhammavijaya 说:“今天我对上座部源流的毗尼戒律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个人若真正了解毗尼戒律及它对精神修持的提升所能带来的利益,那他就会遵守戒



律。这将使僧团和合而令在家众的信心增长。有了这样的理解,心中的疑难就会消除,个人因而能保持高度自律。”

Subhamitta 说:“IMP 让我在考虑加入护法苑僧伽行列中的决定时有更可靠的资讯”

你认为课程中的活动是否精彩?

所有的参加者都认为全程毫无冷场。有些人甚至觉得两个星期的时间太短了。Dhammavijaya 充满期盼的说:“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乐趣。最好以后能办个“高级 IMP”课程。”一般上,参加者认为奥智达尊者与客串讲师的演讲、讨论会及托钵是最有趣的项目。对大多数人而言,溪边早餐与瑜伽也是的全新的经验。对 Sivali 来说,托钵是个难忘的经验。因虔诚的信众每天到来

作供养而深受感动的他说:“我花了几天时间才习惯每天上下山托钵所需的体格要求。但一切都是值得的。看到许多等待着供养食物的殷切信众,着实令人感动。”

结论

护法苑第一届 IMP 的成功可由 Sivali 的言论作为总结:“对有意出家者来说,IMP 是项一级棒的课程。护法苑是个理想的出家之处,原因是它设备齐全,而且又有具备资格且深具经验的导师。在这里有全面的课程培训新的僧人,除了在经法与戒律上的理论及实践外,尚有 21 世纪僧伽所应具备的其他技能。”

英文原文刊于 2004 年 1 月版的 *Sāsanārakkha*。

由Ong Yoon Khing所带领、檀香寺资讯工艺及通讯部门（ITC）的资讯工艺及多媒体的热衷者与我们的出版组组员进行了意见交流。

记一次收获丰富的参访

作者 Ong Yoon Khing

译者 纪少芬



2003年8月8日，槟城的天气酷热又潮湿，檀香寺ITC部门的成员正准备踏上为时一个小时的路程前往太平的护法苑。之前我已和护法苑的公共关系主任接洽过参访日期和时间。我们都曾在其会议上看过了护法苑建筑物的独特风貌，因此对着前往参访护法苑都充满了期待！

但是，出发当天，事情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顺利。炎热的气候不是唯一导致我和同事眉头紧皱的原因。还有的是，一位原本已答应带领我们到太平的同事，最后却因故而无法与我们同往。所以，我们只好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启程。也许是由于客货车内的闷热，我们脸上显得红扑扑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向太平启程。这时的我们自觉像一个魔鬼多过象个虔诚的佛教徒。

但当眼帘接触到绿意盎然、座落于太平附近的护法苑时，我们的负面情绪消失了。在我们到达山脚下时，一阵细雨下了起来，象是在迎接我们的到来。之前还在徘徊的一些不愉快消失殆尽，我们脸上重新展现笑靥。

我们看到了一辆四轮驱动车，坐在驾驶盘后面的是面带笑容的慧芳。稍后我们才晓得她是护法苑的行政助理。我们做了个快速的介绍，过后慧芳就以他纯熟的驾驶技术邀请我们作了一趟刺激的上山之旅。四轮驱动车绕着蜿蜒的山路拐弯，就犹如在进行着一场刺激的探险旅程。其中一有同事说他觉得象是置身于侏罗记公园。到了目的地，我们见到的是一间与周围青葱的树林相映成趣的小型白色建筑物。

大卫（DAVID）和张东良师兄（他们都是护法苑行政处的工作人员）上前来和我们打招呼。此处的空气异常清爽、新鲜，令人惊叹的景色可媲美金马仑高原上的茶园。面对如此怡然之景，我们的摄影师兼录象师忙不迭捕捉护法苑的一景一物。

大卫带领我们四处参观护法苑，并指出最适合观赏山脚下景色的几处观景点。最佳的观景点是靠近佛台处的露天平台。佛台上镀金的佛像在静默凝思，四周艺术化的景观，栽植着由善信们所栽种的各色花草。我们伫立原地，感受着围绕在身旁的祥和氛围。

很快的，我们以轻快的步伐来到住持办公室，Kumara尊者正微笑迎接我们。他耐心地等着我们在他面前围成一个半圆。我们开始自我介绍，并向他阐明探访护法苑的目的。其实，身为檀香寺电子报（E-Zine）的主编，我对护法苑新闻稿的内容和图片都有相当深刻的印象。我对Kumara尊者表示希望能够从护法苑学习更多东西，尤其是关于编辑和获取文章来源方面。雷绣菲和林丽芬，即护法苑出版组的组员也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心得。

Kumara尊者进一步讲解护法苑如何应用不同媒介宣扬其宗旨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也学到了如何处理迟缴稿件者和逾期未缴稿者，及如何获取稿源的问题。我亦被护法苑志工在推广其活动时的献身精神触动心弦。让我感受更深刻的是得知原来是住持，即奥智达尊者（当天出坡去了）亲自监督每期会讯的出版。同时，我们也就我们的专业与护法苑出版组分享一些资讯工艺上的知识。

此外，我和同事们也分享了我们在檀香寺工作的经验。这讨论对两方面在佛教团体工作的学习经验上都有互惠的益处。Kumara尊者也解说在佛教环境里工作的益处。在这环境里我们受鼓励行持五戒，及远离触犯道德的行为。他也提到，个人若在今天步伐紧凑的公司里上班，得“伸缩性”的守持个人的戒律。比较之下，在一个宗教浓厚的环境里修持良好的佛教行为肯定比在“以盈利为导向”的社会里制造烦恼好得多。

此行让我们获益匪浅。除了有机会沉浸于这无限清爽清新的空气中之外，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经验。我们期待着来日尚有更多类似的交流机会。

IMP的课程编排更是另一个惊喜，其内容实用、充实，处处让人“惊艳”。从经律论的介绍讨论到亲手制做日晷、扫帚、做缝纫；从个人分享到整组讨论，都是一次又一次视野的开拓。IMP的课程中还安排了一些护法苑以外的专业讲师为我们讲课，其中有在家众及出家众，增加了课程的新鲜与多元。此外，课程不只安排了我们学习基础巴利文，更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巴利天文学。入夜时分或晨昏破晓前，住持法师会带领我们观看星象，分布在黯黑宇宙中的星星，在 *Bhante* 的一勾一划下，各呈现出不同的图形，真的很有趣。

对个人而言，每天下山上山的托钵最为印象深刻。学习着赤足行脚，一路坚硬的砂石，道心不坚固，情绪也随着脚底的痛楚起起伏伏，苦啊苦啊。哈，佛法就随着一步一步的痛，活生生的在心中生起。还有那一只又一只森林里难以躲避的水蛭，相信是我们这群学员每天的梦魇。害怕是因为无明。大家花了一段时间，才慢慢的适应有水蛭的日子。另外，最令我受益良多的应该是住持法师的身教了。短短的两个星期并不长，但却有不少的时间接触住持法师。曾经认为法师为上座长老，他严持戒律，一定非常刻板严肃。但，在真正相处过后，才发现事实不然。法师对于三藏的掌握非常强，但处处却流露着谦虚的长者风度。对于后学，他有一股老师般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在家信徒，法师很善巧的保持僧信之间的互动。短短的IMP，可以感受到法师对于栽培僧才的用心与愿力。

IMP对我个人在佛法中的成长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程碑。个人的求法与弘法信念也因此更加坚定。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管自己是在家或出家，这似乎

不再那么重要了。法的种子在IMP中已被深深植下，接下来的就把它交给时间，让它慢慢在法中茁壮成长。

护法苑，是许许多多人的努力与护持下才得以成立，它的过去，我并没有福报参与，但是我相信，它的将来会有我的一分支持。

护法者，愿正法久住。



心声之（二）

未署名IMP学员

虽然我在老远的柔佛念书，但家乡在美丽的雨城，太平。返乡时便会到护法苑去，这已成了我的习惯。有时是去当义工，有时去找师父请示佛法，偶而也会小住几天。很喜欢到护法苑去，那儿景致迷人，无论是清晨或黄昏都一样美丽。置身其中，你一定会感染到它的宁静与安详。

这次回家，也上护法苑去了。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是为了更“神圣”的目的：为了参加护法苑举办的第一届“出家生活介绍课程”。在这十四天里我们有机会更直接深入地了解及体验丛林僧人的生活。我相信这体验将会是我们九位学员生命中难忘的回忆。当然，它也增添了我们生活中快乐的泉源。

护法苑所举办的“出家生活介绍课程”是非常特别的。对我们来说很多活动都显得很新鲜。除了正规的佛学讲课和禅修外，我们也用了不少时间学习出家人的毗尼戒律 (*Vinaya*) 及头陀行 (*dhutanga*)。每天早晨我们沿着山间小径步行到山脚下托钵。在回归的路途中我们在溪水

旁小歇，并在大自然的怀里用早点。课程中我们也学会了如何缝织 *amsa* (一种小僧衣)，制作扫帚，诵经，巴利语发音，利用日晷确定正午时间及学习巴利天文学。

记得有一天凌晨，满天星星，在奥智达尊者指导下我们在辽阔星空中寻找及观赏不同的星座（嘻，我个人认为这是个很“罗漫蒂克”的回忆）。在观察月亮和星座间的相对位置后我们便可确定巴利月份。现在我终于了解到古人是如何在没有时钟和日历的情况下知道时日的。当然，这也是丛林僧所需学习的一部份。

当然，人们都知道奥智达尊者是一位严持戒律，修苦行及博学的长者。但鲜少有人知道原来尊者也有着‘柔和’的一面。每天在我们还没下山托钵前，尊者都会耐心的为我们整理好袈裟，这感觉就有如慈母照顾孩子一般。我相信我们每位学员都深深体会到这点。除了友善及充满慈悲心，更难得的是尊者对每样事情都抱着开明的态度。他对追寻真理的认真是我们每人都应学习的。

在课程里我们也对几项重要的课题进行探讨，包括了：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是否可以舍小戒、如何看待不同的禅修法门、趁年轻出家的好处、出家人应扮演的角色等等。除了奥智达尊者及 *Kumara* 比丘外，护法苑还邀请了多位主讲人给我们讲课，让我们获益良多。

经过这十四天的课程，学员们都对护法苑的理念及出家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可喜的是，在课程结束前有四位学员表示有意留在护法苑成为戒子。真是善哉！

Sahdu! Sahdu! Sahdu!

中文原稿

佛法，洋溢在护法苑

作者 Ahangama A. P.

译者 温绮雯

约120名新加坡的Buddhist Fellowship (BF) 团员雇用了3辆巴士，经过 460公里的长途跋涉从新加坡抵达太平护法苑参与2003年10月26日所举办的咖提那，并从中了解关于护法苑的一切。

在 我们的佛法中心的周日聚会上反复热情歌颂护法苑了一年多后，现在我们终得亲临这里，太平。

…位于山林的边界，泉水涌现的地方。

理所当然的，富有想象力的Florence Tan依着拿督Victor Wee博士洋溢着灵感的旋律建造了护法苑，把我们对护法苑的憧憬推展得淋漓尽致。佛法的种子散播在这森林的边缘，在许多高低起伏的山地间，僧伽也将在此茁壮成长。

我们正置身这座落于山林围绕、如诗如画般的护法苑人间净土，蕴酿着佛法真髓的地方。实际上，我们所见证的还不止这些。

对护法苑的印象

“好优美的环境啊…，它真是漂亮！”70岁老资格的佛友、通常并不容易语塞的PC Lim称赞道。“这里的气氛非常的宁静，适合禅修。”另一个Buddhist Fellowship的忠坚成员KK Lim补充道。另一位成员Beng Choo也

与他们的情绪产生共鸣：“我个人相当喜欢大自然，来过这里后，以后唱起护法苑的歌时对我而言将会更有意义！”她的先生Choon Fatt补充说，“它优美，平静…把大自然的美与现代科技融合在一起。我只希望在发展护法苑时，它不会受到太多先进科技的影响而破坏了这么有助于僧伽进行禅修及修行佛法的环境！”

简而言之，一众的看法是，护法苑应坚持它培训僧伽的理想理念。

在供养咖提那附属品之后，奥智达尊者在简短的开示中再次重申了这一个宗旨。在讲叙关于他与其他比丘每星期一次在太平市周围各式各样的巴刹或小贩中心托钵的经验时，他说，人们开始了解到了“比丘在托钵时是不接受钱财”的这个正确的讯息。这现象是现时让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的佛教团体担忧的事。以新近的谚语来形容，在向当地居民进行教育时，没有什么比“坐言起行”（walk the talk）的“身教”更为有效的了。

佛法的守护者，

护法苑，
为远与近的众生，
护持佛法。

从咖提那仪式中所学到的课让新加坡的代表参与咖提那仪式是一个好主意。值得一提的是让他们有机会目睹供养布匹给具资格的僧伽这一传统仪式。在过程中他们得裁剪布块，把它缝纫成一件迦裟，染色及最后晒干它。这一整日的过程让出席者了解到僧团谦卑的起源，通过分工合作而体现的和合及谦恭的美德。

Upul Rodrigo评论说：“不同的社会在进行这仪式时都会有些许的差异。经过时代的变迁，特别是由于举办这传统仪式所牵涉的复杂性，多数的寺院只把送僧衣这仪式保留下来。咖提那的精髓因此而佚失了。

对Lina Goh而言，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托钵的仪式。这位最近才加入Buddhist Fellowship的会员说：“在这里所进





行的传统仪式，供养者排列着以米饭给捧着僧钵走过的僧伽作供养，仿佛把我送回佛陀的时代。”虽然已对咖提那仪式已经非常熟悉，KK Lim认为，对出席者解说仪式及其进行方式是最有革新意义的。在他看来，仪式虽然简单，但却意义非凡。

赞助人的参与

当天的节目也包括了赞助人的台上表演。对大部份的出席者而言，这些表演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特别的印象。Buddhist Fellowship的合唱团所演出的12首佛教流行圣乐理所当然的造成一些轰动，甚至受到也同是赞助者、来自八打灵再也的万达镇佛教协会(Bandar Utama Buddhist Society, BUBS)的会员们跺脚唱和。后者风趣的短剧混合了“娘惹巴巴”式的华文俚语，不只引人哄笑，同时也带出了“假和尚”的问题。

其他所学到的课

在咖提那仪式之前，在通往护法苑的山路路程上也让一些人有所领悟。Buddhist Fellowship的青年团成员Lester Chia回想起时说：“那一段尘土飞扬的旅程相当辛苦。我当时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直到我碰到了走在我前面的78岁阿嬷。她以加油声鼓励我继续努力。她启示了我，让我在这天学了一堂

课，即只有坚定的心才能保证我们在人生及精神的成长中达至终究的成功。

对于PC Lim来说，从新加坡一路上给予他照顾及关心的登山夥伴们感动了他。“比如说在登山的时候，他们会与我并肩而行，有时甚至走在我后头以免显出其强迫性。这让我这位老人家相当宽心！”



更多所学到的课

在游览护法苑期间，我们获知露天佛台其实是在轻轻的提醒我们，奉行佛法并不需要宏伟的庙宇。佛陀说法都是在露天进行，而他本身也暴露在各种自然界的风吹雨打之中。是通过这种修行才让我们发觉真理，并且成与为佛陀教法相称的继承者。

PC Lim亦有同感：“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旅程。”Joe Leng接着表示期盼

Buddhist Fellowship能再安排更多类似的活动：“这是一个新奇而美好的经验！我很高兴看到来自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团体在这咖提那仪式上那么紧密无间的配合，这让我们大家都倍感珍惜。”

总的看法

对Buddhist Fellowship来说，能以赞助人的身份参与护法苑所主办的咖提那仪式是一种荣幸。Buddhist Fellowship的副主席(会员事务)Clara Tang说道：“从一开始，打从我们会员内心所散发出的热忱就令人感到鼓舞。我们期盼着在家人能到这里来修禅的那一天……！”

在制定今年(译注：2003年)的行历表时，我们所安排的其中一个项目包括了寺院访问，原因是没有比让我们的会员接触佛教的精髓更有意义的计划了。当我们有机会成为咖提那的共同赞助人时，我们理所当然的把握这机会。从初步的回馈判断，我们不只已经实现原来的宗旨，同时也让许多会员从这里带回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启示，把佛陀的教法运用在日常的行止当中。

善哉！善哉！善哉！愿护法苑长存！

英文原文刊于2004年1月版的Sāsanārakkha。

证悟，在护法苑

在自然的景致与声音交错的山谷之中，座落在界堂池及新落成的综合中心旁的，是一座理想的“禅修中心”。让导师把你带到密集禅修之中。



作者 杰夫·奥力华尊者(Ajahn Jeff Oliver)

译者 袁添亮

缺席了一段颇长的日子之后，我又回到在太平的这个“家”了。你得晓得，我曾经是一个佛教的僧人，法名为Dhammarakkhita。这人曾不时受邀到马来西亚来分享佛法，特别是观禅及慈心禅。

自从因私人原因还俗以来，我就住在曼谷的一处佛窟（泰国寺院），同时也在那里分享佛法。在平平静静地过着我的日子的时候，我以为我的旧时佛友都把我忘了，直到有一天收到林瑞云师姐捎来一封电邮要我带领一次为期十天的密集禅修营。我知道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对奥智达法师也非常景仰，而且也为了要再见一见诸位旧友，我马上就答应了。

我的荣幸

我就是那个指导修禅者走向他们个人自由解脱之道的那个人。这不是说我已经到过了那目的地后又重返这里；只能说，我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比大部分的人走得都要长，但却比一些人还差一点，所以我可以给那些刚起步的人一些帮助。

我非常欢喜，同时也对尊者向我提出请求帮忙主持禅修，以便他得以腾出时间来进行自己的禅修，而感到荣幸。感恩尊者，善哉！

修持的过程

我们首先用一天的时间练习宽恕，让大家把任何悔恨的感受或沉重的情绪抒发出来，以免在密集禅修时造成障碍。之后的一两天，我们进行慈心禅，好让大家融入新的环境中，同时也开始培养一点定力及内心的平静。

接下来我给他们分享了《念处经》里的一些教法，由六种观身念处开始讲解，这包括了呼吸、腹部上下及坐、立、行、卧的四种姿态。

很多人问：“这种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用得上？”这问题的其中一部分答案在经典（佛陀的教法）中可以找到：把正念应用在身体的行为及动作上。另一部分的答案在于你如何了知你的心，并时常问自己：“我的感受如何？”只需了知你当下的感受即可，而不随着它去，不对抗或违拒它，但客观地知道它是这样的就够了，这样它自然就会安顿下来，甚至消失，心在它们离去后就变得清新、清晰、安宁。你自己试试看！

我也解释了观禅如何应用在身体其他部位的观身念处上（身的32个部位，四大的特性及观死）。

修习过了如何把正念应用在身体的过程中，也清楚地了知心在多天的胡思乱想及四处晃动之后，我们开始进入观感受（受观念处）及观心（心观念处）。

在心观念处里，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贪、嗔、痴这几个主要的

心的状态上。我告诉修禅者，心里升起喜欢或不喜欢的感受时，抓紧机会对它尽量好好观察。之后，我也解释了何谓“五友”（一般上被称为五盖）。我从这里说明，我们的修持过程是从粗糙的、容易观察到的身体过程，进迁到更细微及难以捉摸的心与情绪的状态。我相信，这就是真正修行的所在，即对心（或意）进行监督的能力。毕竟，这里是我们做决定的地方。我们所有的身、语、意都从这里升起。要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对心的一切了了分明，并且能让它保持平衡、平静及免于负面因素，那我们就可以跟所有的众生和平及和谐共存，并且学到更多生命的道理，成为这条道上一位慧者。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呵。

当密集禅修接近尾声时，修禅者对他们的新经验都感满意，不只学会了更多观禅的技巧，也学到了更多关于经法与戒律的大意，但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

我个人非常感激每一位参与及成就这一次密集禅修的人。同时，我也要感谢修禅者投入那么英勇的努力，也谢谢他们接受我当他们的老师。

祝愿护法苑继续兴盛，所有众生都活在和平与安宁之中，并得以早日证得无上涅槃（一切佛法的终极目的，即灭除贪、嗔、痴）。

英文原文刊于2004年1月版的Sāsanārakkha。

护法苑的剃度日

作者 Yeo Khee Aik及Ooi Cheng Cheong

一群信众及王振昌的家人都在场见证了在露天佛台上进行的护法苑第一位沙弥剃度仪式。



2003年7月13日对护法苑来说是具有好预兆及纪念意义的一天。这天所进行的剃度仪式，是护法苑里所曾进行的第一次。王振昌师兄已经渡过了超过一年的戒子日子，而在今天他将接受沙弥戒。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到访这位于太平美丽群山之中的护法苑，能亲身参与这盛会的整个过程令我们深感荣幸。

早晨天还下着雨，但当信众陆陆续续上山来的时候，雨也渐渐停了。我们的到来受到清爽的空气与山上的清风迎迓，太阳掩隐在云朵之后。这时信众们已经带着待会儿布施给托钵的食物抵达山上。

信众都来了到开敞的露天佛台殷切的期待着仪式的开始。我们发觉到大家似乎都互相认识，在联谊的气氛中自在的穿梭着。

上午9点，奥智达尊者、Kumara尊者及王师兄步向平台，仪式就要开始了。这将是信众最后一次看到穿著在家人服饰及披着头发的王师兄。接着，奥智达尊者宣布仪式将以巴利文（纪录佛陀教导的语文）及国语（马来文）进行。

王师兄跪在奥智达尊者之前忏悔，并朗诵一段巴利文经文恳请授予沙弥戒。下面的译文显示，其中的字字句句到了当今这世代对我们来说仍具关切性及带

有莫大的意义：

“师父，我了解佛陀所弘扬的佛法，在家生活的人不容易过着彻底圆满、澈底清净、磨亮如螺贝般光明的梵行生活。师父，请允许我剃除须发，穿上橘黄色袈裟，出家到无家之境吧。师父，请让我接受经法与戒律。师父慈悲，请允许我朝往法之道路前进。”

他重复了多两次从世俗的职责、政治、生意经营及家居生活中退隐下来，而把生命投入于修习、行持及弘扬佛法的请允。

我们几个人跟着王师兄走到住持办公室后面进行剃度仪式的地方。在仪式的开始，他母亲先动手启剪。她用剃刀在他的头发上连续刮了几次。奥智达尊者之后接手把这项工作完成。看到王妈妈捡起一撮头发收藏起来的时候，我感动了。

接下来的仪式再次移师到露天佛台进行。在仪式上，王师兄从奥智达尊者处接过僧袍。Kumara尊者随后跟着王师兄回到他的僧舍帮他穿上僧袍。在等待他们回来的当儿，奥智达尊者向在座的信众们讲解了“出家到无家之境”的意义。他也说，当王师兄待会回来的时候虽已不是位在家人了，但仍不是一位沙弥，因为他还没正式“三皈依”。

王师兄安详的跪在奥智达尊者前随着他诵念“三皈依”。我们被告知，以巴利文念出的发音必须绝对正确，否则沙弥的剃度将会无效。奥智达尊者赐他法号“Balacitta”，意思是“饶勇”或“勇猛的心”。

接着Balacitta尊者随着奥智达尊者诵念沙弥所得遵守的十戒。之后，他恳请奥智达尊者成为他的戒师，即授戒和尚。

剃度仪式在上午十一时结束，接着下来便是托钵，出席的人都参与了。我们看到喜悦及骄傲都明显的写在大家的脸上，尤其是王妈妈，他后来告诉我们，打从很小开始他的儿子就已经想要出家了。

Balacitta尊者在一项即席及简短的访谈中说，他早已有了出家的念头，从1988年开始，他即开始走访许多寺庙，但始终没找到令他满意的地方。现在他满怀喜悦的在护法苑学习最原始的经典，而不再像以往一般，被各种不同的诠释所混淆。

一种欢乐的联谊气氛在群众中弥漫着。对于有幸参与这一场简单但感人的仪式，我们都感十分荣幸。而出席者的支持及骄傲使得这场仪式更显意义。

英文原文刊于2004年1月版的Sāsanaṅgakkha。



Balacitta 尊者访谈录

采访 Akincana

译者 袁添亮

护法苑第一位沙弥长久以来所汲汲于追寻的，终于在这里寻获。

于2002年五月末再回到护法苑。

在决定舍弃在家人的生活时，您可有受到家人的反对？

有，但不是每个人都反对。再说，又有什么好反对的呢？我相信自己已尽了一个当儿子的责任。由于父亲在我们很年幼的时候就过世了，为了供弟弟念书，我勤奋地工作。所以现在当我要实践本身的意愿时，他们又怎么能够反对呢？但我必须承认，其最难过的一关莫过于放下。

您既是护法苑的第一个戒子，那您可否谈谈在这一年里您当戒子的经历与磨炼？

戒子的生活确实辛苦，尤其是在首几个月的时候。尝试把世俗生活从精神生活中抽离出来是最困难的事。我那时既不是在家居士亦不是僧人。作为第一个戒子，我无模范可循。俗家的回忆与出家的意愿时而在心里相互拉锯。再且，我得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及常规。在护法苑，我们得步行上下山托钵。开始时我觉得这颇为苛求，但现在我已经很强壮、健康、快乐。迄今所熬过的磨炼都是值得的。

对于去向犹豫不决是极其苦恼的。嗔怒及恐惧会在这过程当中升起。这样的折腾在这一年当中不时爆发。

有一天我将这事告诉师父，并向他征询意见。他说我必须决定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他可替不了我作决定。他也告诉我，身为

尊者，作为这此访谈的开场，您可否大略谈一谈您的背景？

我在1964年出生于吉隆坡，在城郊的橡胶园及油棕园中长大。

您是怎样接触到佛教的？

其实我出生在一个佛教家庭里，所以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佛教的价值观。但是由于年纪还轻，尚未能理解到这些价值观的真正意义，直到来到这里之后。那时我只晓得有些事是对的，有些事是错对的，是不可以做的。

在我二十岁初时，我参访了一间又一间的寺院。所遇到的经验颇让我不满、混淆。之后，一位我遇见的上座部的出家人建议，如果我真的对佛法有兴趣，可考虑到泰国的一间寺院去学习。所以，1988年我就到泰国去了。那是一座在泰国东北部的丛林寺院，叫做Pah Nanachat。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丛林寺院的生活。我喜欢隔离的生活方式。在那里生活了两个月，我甚为欢喜。

过后你又去哪呢？

泰国之行后，我对生命的义

意有更深的了解。回到大马，我开始到十五碑锡兰佛寺聆听佛法开示。

除了佛教之外，您也曾经探讨过其他宗教吗？

有的，我曾经接触过赛巴巴一段时间。当时这对我颇有吸引力。但后来我因参访十五碑锡兰佛寺而改变了我精神生活的方向。我想出家却又不知要到那儿去才对。我从没有听过马来西亚有任何丛林寺院。我以为丛林寺院只有在国外才有。

那您是如何知道护法苑的存在的？

其实我是在无意之中知道护法苑的。我在梳邦在也佛教会的出版刊物流通处随手捡起一本护法苑的通讯录。我看了看封面后就把它放回原处了，以为那一定是在国外的。后来不知怎的，我又把它拿起来再翻多一下。那时我才了解到原来它在马来西亚，而且是一座丛林寺院。我当时深感兴趣，马上就给护法苑的办事处打了个电话。其实当时我想要马上出家，但是却被告知必须得先经过一段戒子的生活方得剃度。所以，经过了一星期的准戒子观察居留后，我就回到吉隆坡，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



戒子，我的进度良好。当我告诉他对于这点我倒没察觉，师父便给我打了一个比喻。他说，樵夫所使用的新斧头的把手是平滑的。经过多年的使用之后，斧把上开始出现手握的印记。直到印记变得很显著之前，他或许都没注意到这点。我的情形也是这样，他说。这一席话策励了我。

信众说，您是一位颇为寡言的戒子。那是您本来的个性呢，还是您受劝诫与在家人保持距离以免影响您的修行？

没人告诉我得这样做。其实，师父的确曾告诉过我，我的态度不太亲切，并叫我改善。但我觉得与人保持距离有助于我的修行。当我还是在家身份的时候，我深识待客之道，因为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现在我正走在解脱之道上，要是我依然保持这种作法，我的修行就会受影响了。所以我想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并专注在我的修行上。请诸位信众见谅。

作为在护法苑接受剃度的第一位出家人，您创造了历史。对您的剃度出家，您有何感想？

在某程度上我有点失望，因为我以为一剃度后就是一位比丘（和尚）了。无论如何，如果

这是护法苑的规定，我是能够接受的。现在其实我很喜欢。

出家人只需要四种资具，即僧袍、食物、住所及医药。我相信无论我在那里出家，所获

得的资具都是差不了多少。但我相信，得以在护法苑出家是我的福报，因为在诚心信众的护持之下，在这里修行方便了许多。当然，更少不了的是奥智达尊者这一位非常有献身精神的导师。

信众说您披上了僧袍后，看起来更荣光焕发及喜悦了。您的看法又如何？

我不晓得自己是不是更荣光焕发了，但我确实感到快乐。出家本来就是我的目标。老实告诉您，之前我曾以为我会受到恶业的阻碍而出不得家。但现在我终于出了家，这证明了我并不曾犯过这类的可怕恶业，所以我又如何能不欢喜呢？

您被赐巴利（纪录佛陀教导的语文）法号“Balacitta”。您有份选择这个名字吗？您可否简单地告诉我们这法号是什么意思？

不，我并没有份选择这法号，但我是第一个在师父的办公室里把这法号朗声读出来的人。它的意思是“饶勇的心”（或“勇猛的心”），我觉得这名字不错。

在一年之内，您将成为一位比丘。您是否对之十分期待？到时您的法号还会再

改吗？

是的，成为一位比丘是我毕生的愿望。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把我从这圣道上拉走，我当然想在一年之内成为比丘。至于名字，就由师父决定吧。对现在的名字我感到满意，但如果师父认为改变名字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当会乐于接受的。

最后，请问您对有志出家者及诸位在家众有些什么劝勉？

对有志出家者，能有这样的念头已经是很好的业报了，不需对他们再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都能安住于离群独居，又能好好地修禅，我相信他们都能成为法喜充满的僧人。

但，我也想藉这机会在这里讲一些话。每一个人的智力都不同。所以，如果有人想接受僧人的训练，我觉得他不应该被拒绝或劝阻。每一位有志出家者都应该获得证实自己能力的机会。所以我希望护法苑不会因个人的教育程度或智力水平而拒绝想出家的学生。

我对在家人的最后一番话是：“愿您们快乐、健康及生活美好。愿您们的修行日益增长”。善哉。谢谢你。

感谢您所拨出的时间。尊者。我们都在您所选择的路上祝福您。善哉

英文原文刊于2004年1月版的 *Sāsanārakkha*。

译注：Balacitta尊者已于2004年8月8日的一项仪式上受戒为比丘。



咖提那庆典

2005年11月6日周日

在丛林之缘经验一番上座部佛教2500年的传统
让我们再次聚首以示对僧伽的一致护持。

我们感谢您的捐款。请您注意，您的捐款将用于支付雨安居及咖提那庆典的开销。
剩余者将保留起来，用于供养护法苑驻苑僧众及支付法苑的经常开销。

咖提那庆典委员会乐于：

- 为您提供当日的午餐
- 协助您作酒店的订房安排（请于2005年10月1日前确定）

上午

- 7.00 向僧团供养咖提那布
- 7.10 咖提那赞助者致词
- 7.20 向受推选的比丘供养咖提那布
- 7.30 贵宾致词
- 7.40 裁制咖提那布（只限僧众）
信众用早餐
- 8.30 Dhamma Family Group 呈现节目
- 9.30 供养咖提那附属品*
- 9.45 托钵仪式
- 11.00 佛法开示
- 11.45 午餐

下午

- 1.00 稍息
- 2.00 继续裁制咖提那布（只限僧众）
- 4.00 茶点
- 4.30 继续裁制咖提那布（只限僧众）
- 7.00 铺陈咖提那布

注意：此节目表可能会更改

四轮驱动车载客时间表：

凌晨4.30至早上9.30、中午1.00至下午3.30

*咖提那附属品是指除了咖提那布以外、
于咖提那庆典当天向僧众所供养的其他受允准的资具，
这包括可用从信托给净人（kappiya-ka-rakas）的财物捐助中购取得的资具。
由护法苑管理委员会主办、Dhamma Family Group 赞助

参访护法苑须知

为因应访客到护法苑来参访的需求，护法苑管理委员有需要做出一些适当的安排。与此同时，我们也得确保驻苑僧众的日常作息不受干扰。所以，我们吁请所有有意计划到来参访的访客遵守以下的守则。

- 所有参访者，无论是个人或团体，都须在到访的二至三天前预先通知。
- 所应遵循的程序是，参访者必须首先通知护法苑的行政办公室。鉴于护法苑是私人物业，此举是为防阻擅自私闯者。参访者可循以下资料联络护法苑办公室：

电话及电传： 05 8084429
电邮： sbsmail@pd.jaring.my
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点至下午 6点
星期六： 上午9点至中午12点半

- 我们无法为所有到护法苑来的、特别是随大队到来的参访者，都一一提供交通载送。有鉴于此，一般上交通载送只提供给予体能上无法攀山的访客。
- 护法苑为宗教场所，故参访者衣着必须恰分端庄。
- 鉴于护法苑地势陡斜不平，参访者应注意适当的著鞋。穿著类如拖鞋、高跟鞋有可能导致发生意外或扭伤的后果。



Get a feel of monastic life at the edge of the forest...

Sasanarakkha Buddhist Sanctuary Introduction to Monkhood Programme

2-15 December 2005

Learn meditation, discipline, Buddhist teachings based on early scriptures, Pali chanting and more!

What more?

- Talks & discussions on DhammaVinaya & relevant issues
- qigong/yoga session
- Pali pronunciation workshop
- alms gathering & other ascetic practices
- nature walk
- riverside breakfast and more

General Programme Components

- Life of a monk and things he should know
- Useful advice for those contemplating monkhood
- Current issues on Buddhism

Requirements:

- Possess general physical and mental fitness
- Agree to stay for the whole two weeks of the programme
- Willing to observe all the stipulated regulations
- Able to communicate well in English
- Aged 17 and above; completed Form 5

Fully sponsored by SBS & supporters

Medium of Instruction: English

Application Form & Details:

Contact: Uttara Ong (SBS Administration Office)

t. 05-808 4429 f. 05-808 4423 e. office@sasanarakkha.org

Closing Date: 11 November 2005

Interested but wrong timing? Subscribe to SBSmail egroup to receive announcements of IMP and other SBS updates. Send a blank email to sbsmail-subscribe@yahoogroups.com

出



家

2003年7月13日是王振昌等待已久的一天。自从他于2002年5月住在护法苑成为一名戒子开始，经过一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当天，他在一个简短感人的仪式中出家成为沙弥。住持奥智达师父在仪式后对听众作了以下的开示。



今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护法苑刚刚完成了它的第一位沙弥的剃度仪式。我们发觉在王戒子和我们共处学习的一年多里，他非常有耐心地挨过了戒子的考验。此外，在这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历了急剧的转变。我相信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他的脸上，特别是他头顶上的光彩。对我们来说这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原因有二：

- 佛陀的教化多了一位新成员，这对佛教来说是一大喜讯。我们希望他能够在这古老的传统中透过新的方式得到全方位的培训。

- 我们感到喜悦，因为王妈妈把孩子奉献给佛教而让他成为法的继承者。

法的继承者

我在上一期的会讯中谈到了法的继承者。印度著名的暴君阿育王，在受了一位沙弥的感化后彻底转变为一个提倡非暴力的正义君王 (*dhammika raja*)。阿育王在他所建立的佛塔里刻了诏书及碑文，而这些记载印证了他弘扬佛法的各种伟绩。他除了供养沙门外，也建了许多佛寺和佛塔。并且，他发挥了宗教的包容心，没有强逼他的人民改信佛教。

有一天，阿育王询问僧伽长老（僧团里的最长者）道：“我为护持佛法付出了这么多，试问我是否可以被称为法的继承者？”他被告知他并不具备这资格。他随着再问，如何才能成为法的承继者？答案是：“只有让自己的儿子交托给佛教人，才是法的继承者。”

为什么说把自己的儿子交托给佛教的人才算是法的继承者呢？他究竟继承了什么呢？

Kumara尊者双亲就是我们现

